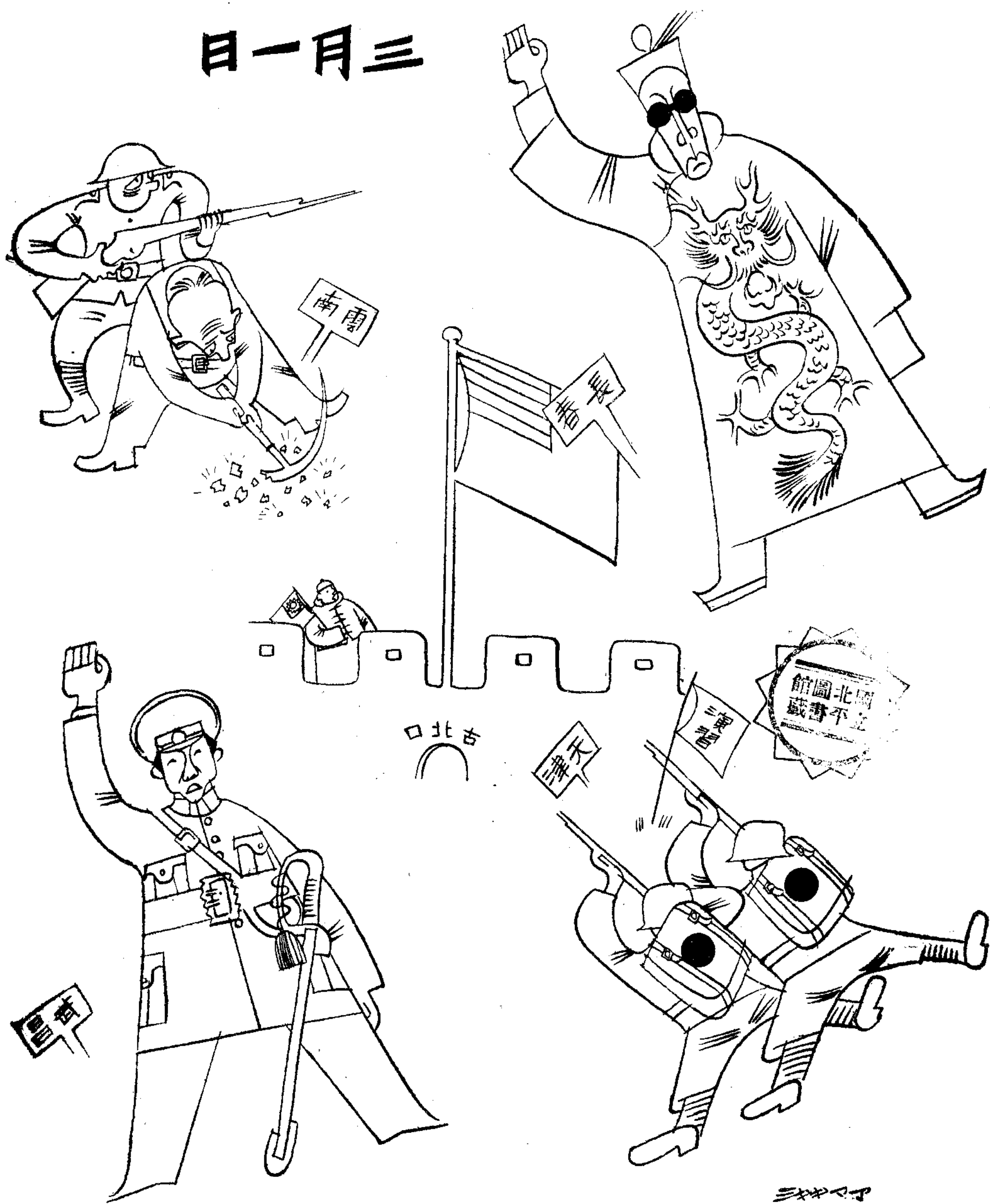


三十二期

十日談

三月一日



DECAMERON

NO. 2

• 角一洋大份每 •

華中政特准掛號立集

日十月三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
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
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
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
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
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
始壯志凌天尙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
目之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
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宜，
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
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
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
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
社接洽。

十日 譚旬刊社啓

無官明必要

滿洲偽國執政稱皇帝，其意義何在，我們且不加尋問，中國對於此事，應有態度表明，乃屬當然之事，所以立法院通過了重要議決案四項，其中一項為請國民政府發表不承認偽組織之宣言，公告各國，這是官樣文章，却也是應有之舉。可是當局方面，除有非正式談話之發表以外，沒有什麼舉動，乃又以關於發表宣言，政府以各國之不承認偽組織，已成國際間之鐵案，認為無再發宣言之必要。真沒有這個必要了嗎？那麼以前我國代表在日內瓦國聯議場中的力爭，也是到今看來認為沒有必要的吧。政府口口聲聲以不喪權不辱國為號召，而訂立塘沽協定，其內容如何，吾人未有能知悉者，而空穴來風，世間之謠言，已是很多了。我們很想信當局決不會喪權辱國，那麼應該趁這機會表明態度才是，如此含混其辭，更足惹人疑慮。我們想對偽國宣明什麼態度，也許沒有必要，但對全國人民應有宣明塘沽協定內容之必要。

工人失業多

天津近來因復源北洋兩紗廠及火柴公司等倒閉近又有裕元的停工致失業工人達一萬五千以上，饑寒交迫，向政府呼籲，中央是以借債度日的，軍政各費，且不易措，何有精力維持。且失業工人不限於天津，中國各地都有不少的失業羣衆，更何況救濟起。這真是個奇怪的年頭米價特賤之後，人民大都沒有吃，布價特廉之後，人民難有衣穿，此中道理，令人不解。不是所有的被一班人獨占了去之故嗎？社會上的物品，雖說人人可以使用，但要錢去買的，此種財產，若匯集於若干人的身邊，則縱使貨積如山，也不過是此等人用不盡之資，而貧苦大眾是沒有分的。這事是這樣不公平，而且工人多失業了，因為物料已太多，沒有人來享受，造出來也無用，而工廠不得不停閉，做出生產來的

人，不是消費的，而一部分的人消費不下這許多，就成了僵局，倘使這些失業都給了一件衣，吾知紗廠一定可以工作不少時候，但制度不許這樣辦，這個社會組織有缺點。工人的失業也是因此，否則永不會失業。

十四省貧民

報載賑委會調查，冀，湘，鄂，贛，蘇，浙，皖，陝，甘，豫，晉，魯，川，閩，十四省災民總數達六千五百餘萬以豫之一千三百餘萬為最多。這只是限於十四省，倘使把兩廣雲貴及其他各省統算進去，一定要達一萬萬了，那麼差不多四個中國人中有一人遭災，災情之重，可以概見。所謂災者，其中包括天災與人禍，如黃河決口天災也，兵禍人禍也。但天禍大部也是由人造成，因為平日不注意疏治水道，造林植樹，以及整理溝渠，所以有水患。平日不注意改良農業除蟲，育種等，所以有荒歉。因之天災也是人禍。而人禍中之最烈者，首推以人殺人之兵災，一有戰爭，所有的文化建設，全被破壞，由多少努力多少時日成之，毀壞以後，便要用不知多少力量才能恢復。但中國內戰，現在還不能絕跡，是很可慨嘆的。對於戰爭，誰都不會歡喜，誰都怨忌，但竟有人提倡之讚美之，豈非怪事，而況是互相殘殺的內戰。災民已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難道真要全國都成災區才肯歇手嗎？

誰要人造絲

江浙絲綢業機械聯合會，前為救濟垂危之國產絲綢業起見，於去年十一月呈請國府撥款創設人造絲廠，惟為時已久，迄未奉批，日昨又再行分呈國府及行政院，經委會，財政府，實業部，請求迅予設立及，未設前減低人造絲進口稅。以為絲綢織品必要取人造絲交織，方能美觀暢銷。奇哉！此真錯誤之極矣。華絲因輸出不振，存貨極多，而人造絲的輸入，則年有增加，繼絲業之破產

是中國綢緞作成的，現在我明白了。中國有絲，胡不以純絲織物，一定要夾摻人造絲，毫無理由，除了因為人造絲價賤，可以減低成本，多賺銀錢之外。現在的絲綢，大家都滿意，因為沒有純絲的了，總夾雜了人造絲，光亮得一點不美觀，而且脆弱，有許多人要購買純絲織品而沒有，於是改買了外貨的毛織物，難道毛織物比絲織品光亮嗎？這些黑了心肝的商人，專為營利，不顧國家民族的前途，竟敢要求低減人造絲稅，真是荒謬達於極點。不是中國絲不能織成綢，要人造絲何用。希望政府嚴加申斥，以警將來。全國人民並不要人造絲。

病弱的兒童

報載市衛生局於去年冬季在市立比德小學施行肺結核注射，閱時七日，計注射兒童八百二十二人，起反應者多至五百四十二人，實可驚人。這差不多有百分之七的兒童患病，吾人豈不為民族的前途寒心。兒童為次代的國民，其稟賦既如此不良，安能希望中華民族的復興。這是全民族的健康問題，希望不要輕看過了。比德小學也特別利害，都市中的兒童也許特別病弱，但只看中國小學生的一般狀態，我們也不能放心說兒童有健全的體格。寒貧的人家，兒童營養不良，而富厚的則是病弱羸瘦，一般的情況如此，誰也不能不認。那麼眼光遠大的人應該知努力的地方何在，彼慈幼會名曰慈幼而日以跳舞為事，甚可哀也。

富人製造所

三月二日第四期航空獎券開獎，中國又平添了不少富人，此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會，竟可名曰富人製造所，現在加工進行，每二月開彩一次則每年可以造出不少富人來，實為國家之一大專事。假定每次造成富人十位，每年開彩六次原有六十位富人可以產生，比之舉辦實業，保進生產，其效之速，不可同日語也。其然乎？

目錄

封面——三月一日——淺予	十日漫畫——(靜生作)——羊頭
十日談——無官明必要——工人失業多——十四省貧民——誰要人造絲——病弱的兒童——富人製造所——華絲因輸出不振——存貨極多——而人造絲的輸入——則年有增加——繼絲業之破產——同日語也。其然乎？	人民的權利——天南
無名劇人公演——墨前	之敬——金錢世界——人生
陸氏血案——家械	一致行動——改裝舞女——志
北平號那裏去了——老圃	士求死——傳聞登場——保護動物
開學瑣記——時君	飢餓長行隊之滑稽——曾迭
寒假見聞——柴屏	殺人的措辭——曾迭
北平洋車夫——夢丁	遊踪所至——柳大經
學潮雜景——樹芬	魯南之行——柳大經
討逆日記——零	魯南之行——柳大經
北平洋車夫——夢丁	魯南之行——柳大經
寒假見聞——柴屏	魯南之行——柳大經
開學瑣記——時君	魯南之行——柳大經
陸氏血案——家械	魯南之行——柳大經
無名劇人公演——墨前	魯南之行——柳大經

定價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
國內	四角
香港	五角
澳門	二元
國外	六角
半年十八冊連郵	一元
國內	四角
國外	五角

(限一角以下無郵費限制者)
本國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日本朝鮮台灣國內計算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名流迎班禪

班禪大師，近由平來京，就中央委員職後，因西藏不敢去做教主，又想來滬杭繁華世界遊歷一番，於是上海地方的名流，便想法子準備歡迎了。日前報載，戴院長已拜班禪為師，在侍賢館說法受教，則此中央委員班禪，也是國師之類，實大可歡迎也。我從前每讀舊小說如薛家將楊家將之類，常常看到過國師之流，大都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其術甚妙，非常人也。班禪既稱活佛，自必法力通天，惜國難來時主持時輪金剛法會及什歷法會之後，人民益加水深火熱，又加以黃水泛溢之災，今山東河南各決口之處，多有未合龍者，災民盈野，而福建叛逆即已削平，江西亦匪亦近肅清，太平指日可期，大約法師的法力，是流走到那一方面去了。本來想靠非人力的法力是人民之錯誤，所以也不必多說，但名流的紛紛歡迎却可怪了。或曰名流非人民，何必怪。

考察團赴日

江蘇教育廳派師中小教員九人，赴日考察教育，已經東渡，不可不談。自九一八，一二八以來，中日在絕交狀態之中，雖無明文，似已互相了然於此，使用日貨，嚴罰不貸，而今派人到日本去考察教育，真是令人莫明其妙了。難道塘沽香檳一喝，的確萬事全忘了嗎？蘇教育廳長周佛海氏，曾提倡古道，創作息鐘，大有提倡道統與教民知恥的趣味，派出這些教師去何為？日本的教育有足以為我們取法的嗎？日本的教育，只看文部大臣受賄而辭職，可知其腐敗不堪，而學校中更多赤化的學生與集團，教師的進亦黨者也極多，前次檢舉時，捉捕了不少。難道周廳長教人去取法此種赤化的教育嗎？既是國仇未雪又無可取法之處，派出人去考察些什麼！這一定是周佛海的失着。

華僑之苦境

新加坡華僑陳嘉庚之樹膠廠停閉，華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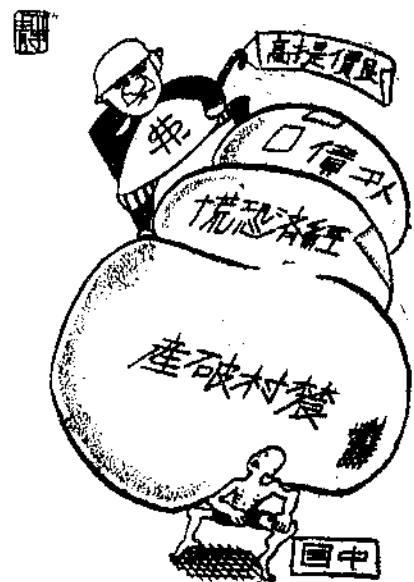
十日漫畫

靜生作



某報載班禪喇嘛持贈國民政府大羊頭一，因為校對誤會，排作「國民政府掛羊頭」未免諷刺之極，按例應罰該校對人罰金若干並記大過一次，方為得體。

羊頭之敬



美總統羅斯福于去年吸收黃金後，改著手吸收白銀，即有去年十一月廿三日白銀協定之簽字乃迫電傳中國會已通過提高銀價決議以冀用銀國家如中國印度及南美諸國之幣值轉旺而獨佔市場，中國實民生計一切以銅板計值，必更受其影響，而促成經濟破產了。

金錢世界



舊歷大年夜晚上，種種百壽，醉飲屠蘇，電影自戲，人艾霞，是上海各報，如怒濤，文想不開，令人氣喘，不在人間，道冷，的幫助呢？

人生意義

人民的權利

天南

在這個年頭，我們不大相信，我們人民還有什麼權利可說，還有什麼自由可說。然而不然，依照前幾天發布的憲法草案看來，我們人民的權利，依然存在，而且還是很多的。仔細想來，到也不錯，在憲法草案上所看得到的權利，人民全都享有，那可以說毫無疑義的。這因為此憲法草案之草擬，原是根據了目下的現狀而加以申述罷了，並非憑空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看到之後，能較深慶我們人民還有這許多權利保持着，而覺得幸福非凡。

從前軍閥當國之時，我們有臨時約法作為憲法而保護我們人民的權益，此種軍閥，無惡不作，目無法紀，每每不顧及約法的尊嚴，時常侵及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所以天怨人怒，終於被國民革命軍掃蕩了。所以凡是不尊重法紀，不尊重人民的權益的，必遭天怒，必失人望，而結果是自掘墓穴，終於倒潰。因此人民的權益，有其不可侵犯的尊嚴，蓋因此社會國家，乃由人民所組成，而所以組織此社會國家，無非為保持人民自己的自由及權利之故。倘使此種組織反而是侵害或違反人民的自由及權利的，人民心目中便將視此社會國家之組織為多事，而國家社會，便不能持久而立即崩潰了。

因之在一個個分散了看的人民，是毫無力量，不能對抗任何法律的，但作為團集的全人民看，則法律實應為全民意之表現。倘使法律而不是人民所要的，該法律便沒有存在之必要，而法律之所以要有，是要牠來保護社會的公共秩序及利益的。大眾的權益，就是人民全體的權益，不能由少數人之故而遭破壞損毀。

因之所謂人民的權利，乃是全體人民的權利，不是一個個的個人的權利。如國土國權乃全國全人民所有，不容若干人私下出賣，讓與或放棄的。我們且將三月一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一章抄錄下來：

憲法初稿草案 第二章

- 第七條 中華人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職業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第八條 人民有身體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執行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執行原因，告知本人及其親屬並移交於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執行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執行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亦不得拒絕。
- 第九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裁判。
- 第十條 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處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鎖。
- 第十一條 人民有遷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 第十二條 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 第十三條 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 第十四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 第十五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
- 第十六條 人民之財產非依法律不得徵收查封或沒收。
- 第十七條 人民有依法律請願訴訟及訴訟之權。

六千餘人失業。陳嘉庚為極有名之橡膠業者，廠資本在一千萬元以上，其營業範圍亦極廣，此次之倒，自然是受了世界不景氣之影響，而英國銀行團之壓迫，亦為一重大原因，由此又見個人如欲制勝，實甚困難，而弱國之民在國外發展，更屬不易。中國人在南洋雖說有悠久之歷史，近來則大非昔比，一方面受日本之侵掠，在商業上已漸失舊有光彩，他方面備受當地政府之壓迫，其不易是實也。但自國內仍是如此不爭氣，永遠不會有光明的樣子，他們的苦懷，真是可以令人深思的。僑務委員今雖然有這個機關，但有何辦事能力，是極可疑，根本因為沒有強固的中樞，是一切都無從談起，何況華僑。而華僑苦矣。

女作家伴舞

廣告上載女作家王紹端入學愛那舞場，營撲抱生涯，先一日的本埠新聞上已登出。月前已有交際花改業舞女的新聞，女明星改業舞女的新聞，現在又有了女作家，真是熱鬧之至。這位女作家據說曾在新時代及東方雜誌等刊物上發作品，而且廣告上又發見以色相示人的照片，據自言為新生活之嘗試，的確是新生活。本來作家云云，沒有什麼好處，還不如舞女的確可以成爲一種職業，所以作家的在職業上的價值，是遠不如舞女的。職業云者，是藉以爲生的，而且，靠賣文章吃飯，現在是有幾個人可以成功，反不如來當舞女。

職業與抗日

抗日少將江民聲擦皮鞋，賣大華鉛筆，抗日健兒梁桐芳拉黃包車，這些事我們已見過幾多報紙上登載了，但目前又見了梁桐芳自殺未遂的新聞。有許多人一定感到刺激了，以爲如此這等有爲的抗日健兒，社會這樣虐他們是不對的，而事實上，社會是時常這樣冷酷的。有些人以爲抗日的一種職業是永不會失業的職業，但因永不會失業，也自不



武裝和平

一重轉年來全世界經濟不景氣，已使各國不能走上備戰之途，故好戰國武裝準備興起，今已見者有黑形，藍形，等各色俱備之日，即世界大戰大毀滅之時也。

飢餓長行

最近倫敦又發生第二次飢餓長行隊事，與去年所發生者不同，係純爲反對國會失業案，首相麥唐納本爲工頭出身，但堅決拒絕接見長行隊代表。大凡鼓吹在野所說的話常在上台後即不兌現，觀乎此事，更不足奇。

一致行動

意大利外交官葛羅志遊服意三國同盟以對抗法國所領導之小協約國，並表示願以武力維持奧匈獨立云云，德國一號憲教授近著一書題名「法國欲戰乎」政界大戰法西斯帝在帝國主義之國家爲鼓吹戰爭之利器，其于弱國則爲侵略最力之工具耳。

第十八條 人民有依法選舉罷免制復決之權。

第十九條 人民有依法法律考試之權。

第二十條 人民有依法法律納稅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人民有依法法律服兵役及工役之義務。

第二十二條 人民有依法法律服公務之義務。

第二十三條 凡停止或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法律，以爲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所必要者爲限。

這是草案，當然不能作爲定論，但我們人民以前及目前是有怎樣的權利一事，是可以概見了。所有一切的自由及權利，都有要依法法律可以限制或停止的。綜言之，這一章全章只有一句話，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全受法律的支配。只有第二十三條，是規定了此種法律的性質和範圍的，即是在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條件之下，法律可以否定及支配憲法。但試問那一種法律是爲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所不需要的？那一種法律是制定來特地去擾亂公共秩序和侵害公共利益的？這樣說來，豈非是憲法受支配於法律嗎？

憲法云者，最大之法乃是支配一切法律之法，現在反有本末倒置之形態，豈非天下之大怪事哉！

這原因我知道，因爲這憲法的草擬，而根據了現實的真情而制定，不過將目下社會情形整理而統系之，寫成文句而已，因之實社會之大矛盾，全表現出來了，目下人民豈尚有任何自由及權利之可言，則此憲法之受支配於法律，固亦宜也。但是人民的權利豈是能常常任人侵害的嗎？憲法再不矯正此種現實所有的過失，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將成最猛烈的炸彈和最毒的瓦斯。

飢餓長行隊的滑稽行動

曾迭

二月二十四日起，路透社由英帝國主義的國都倫敦，絡繹傳來了他們這樣稱呼的「所謂飢餓長行隊」的電訊。從這些電訊的辭句里去尋味，會使我們不相信這「所謂飢餓長行隊」，只不過是一羣失業的工人，因飢餓而有所行動，你看，倫敦的當局，是怎樣嚴重地在處置他們——

「警界中之請假者，現均取銷，謠傳至必要時將用一種英國從未用過之新武器對付若輩，大約爲瓦斯炸彈之類……」

「若單在倫敦大約將萬十日，此十日將有特別警察巡邏各街道……」

「當局曾慎密佈置維持治安，有一萬二千警察及四千特別警察沿途護送來自各地之所謂飢餓長行隊約二千人，警察則有四千人，其中且有馬隊二百人……」

倫敦當局是這樣如臨大敵地以對付「所謂飢餓長行隊」了，那麼，「所謂飢餓長行隊」的運動，必然是一羣危險的人物，一羣極激烈的份子，這倫敦的十日，必須佈滿極緊張的空氣，必須形成極混亂的局面，而總結一句「飢餓長行隊」的運動，一定是一種了不起的人們的一種了不起的運動了。然而他們——帝國主義者——是不願易做這樣的愚蠢的事的，他們的宣傳機關是不肯爲他們的敵人作正面的宣傳的。於是飢餓長行隊必須成爲「所謂飢餓長行隊」，而警察的護送也是必然

成其為職業了。所謂職業，是可以因此而解決口糧問題的，若說以抗日為職業，那麼大有招搖撞騙之嫌，像有一般人真個曾經靠了抗日吃飯過，而且不是平常的飯，還吃着整桌的大菜哩。據傳聞，因抗日作為職業而致富鉅萬者有之，則抗日是不可以且不該作為職業也。去秋的清國捐清查會既是無形消解，以抗日這一筆賬很不容易算，也是實情，以抗日為職業，是確有其事的了。大概梁桐芳之流錯了主見，以拉車為職業，自然要受紅綠燈和印捕的指揮，到處走不通而上消極的路了。我再說一聲，抗日不可以是一種職業。

怎麼可以不把這狗滑稽的新聞，佈送全世界，使全世界人讀到這新聞的，暗暗發笑呢？新聞學的方法，原是如此，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現在飢餓長行隊的某一組看免費的電影，自然是新聞，若英國某爵士為某影院揭幕禮而自看影戲，又是當然的事，而非人咬狗式的新聞了。路透社的訪員，究竟于新聞學是有素養的。

路透社的電訊，將倫敦當局防止飢餓行軍隊的佈置，說明得如此兇惡嚴厲，而同時又將飢餓行軍隊的一羣又描寫得優遊自在。這正是路透社訪員的聰明。然而，英首相麥唐納在拒絕接見飢餓長行隊之代團之覆函中，不是已暢快地宣說嗎？「此種長行隊之抱有其產目的，已盡人皆知……」

凡是讀過拉狄克的反蘇聯的造謠運動的反擊的那篇文章的，為那蘇聯政治密探隊逮捕六個屬於維克公司僱員的英國工程師的事，倫敦的泰晤士報，是怎樣被證實了他的無恥的造謠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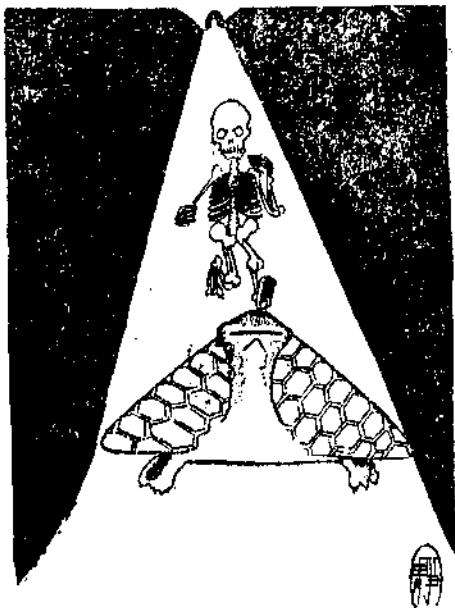
改業舞女
最近電影女星如梁賽珍李麗及女文學家在新時代雜誌做詩的女詩人王相繼等都已改業舞女生活，實為生活所迫，為藝術而犧牲色相。前說檢可原諒，後說可信嗎？



志士求死
抗日戰士而以拉黃包車為生之梁桐芳氏，近在老東方飯店自殺未遂，後對人謂：非因物質實在精神，苟且偷生，直同亡國。傷心人語也。



傀儡登場
滿州傀儡於三月一日全部彩排九五登龍，製定藍色全龍蟒袍，某國抄李完用故事，製備倭刀一柄，以暗示其親善之決心。



保護動物
中國保護動物會近日成立，該會同人志料來定多論語派分子，何則？因該會成立後，即禁止徐家莊一帶捕殺鴉雀。理由為鴉雀為命，但該會論語派志願將鴉雀殺絕。此舉之廣，人命嘆不

的了。然而，這不止此，於是這一羣為失業而飢餓而長行的勞工，不得不被描寫成滑稽角色的模樣了。據路透社電：

「……飢餓長行隊」一名詞，若輩實不勝用之，蓋若輩進向倫敦之路，皆能以佳餐自給，此外尚在各地點受同情者之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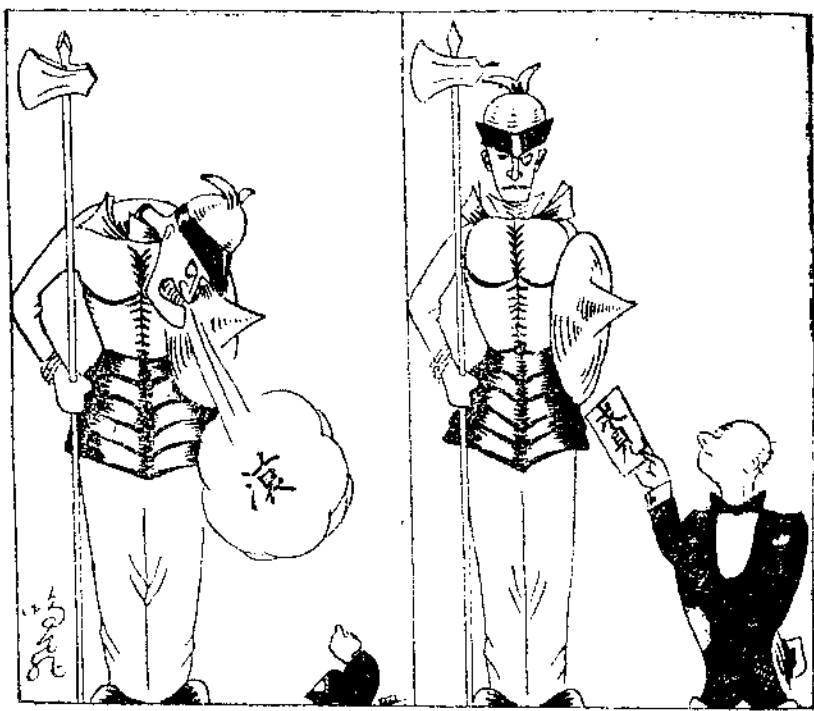
「苟一訪若輩之停留所，則見若輩多以熱湯洗足，怡然自得……」

「其中有某組者，行至某地，且有警察給以免費券，在電影院消磨其午後之光陰，晚復獲一歡宴，而後就寢……」

真的，「飢餓長行隊」的一羣，是被描寫成滑稽的角色了。你看，飢餓長行隊的名稱是如何地不配，他們雖然不自稱為絕食行人隊，但他們既能以「佳餐」自給，可見他們是並不感受飢餓，也來必受飢餓的壓迫的，否則，他們何以能以佳餐自給呢？尤其是他們在各地受同情者的款待，既能夠受到同情者的款待，自然是不會再有可怕的飢餓的襲來了。不錯，無怪路透社記者要這樣說：「飢餓長行隊一名詞，若輩實不勝用之。」，路透社記者的觀察是準確的。

要是飢餓長行隊的一羣，而果然名實相符的，那，他們一定是一羣血液早已被人吸乾，筋肉早已消瘦不堪，精神恍惚，形容憔悴的半死人了。在這種心境，這種環境的下面，愁面苦臉是必然的表情。但是，這「所謂」的飢餓長行隊却又不然，在路透社訪員銳利而遠大的目光之下所得到的，乃是這一種情景——若輩多以熱湯洗足，怡然自得——一個連麵包也沒得吃的人，雖然經過了長途的步行，還有好整以暇的心情去以熱湯洗足嗎？一個失業的為飢餓而致呼號的人竟會有這樣貴族式的——洗足——的習慣嗎？即使洗足而必須要用熱湯，不是貴族式而尤貴族式嗎？再，即使熱湯洗足也是受同情者的款待的，那，他們那種「怡然自得」的態度，也是不應該的，無論如何，飢餓長行隊的人，是不應該的。他們沒有時的分別，沒有地的分別，他們是不應該怡然自得的，因為他們不是英國式的紳士，他們沒有這權利，他們是第四種人，他們是不具備普通的人的性格的，他們本來是機器的一部份，現在不過是又成為棄置不用的機器的一部份罷了。飢餓長行隊的標語不就這樣說嗎？「一九一四年國家需要吾人勸命疆場，一九三四年則國家坐視吾人餓斃！」然而，飢餓長行隊的人，終于是不應該有怡然自得的情態的，若以飢餓長行隊的身份而怡然自得，那麼，他們的使命，也就成為滑稽劇的題材了。可惜路透社的訪員，沒有讀過中國書，沒有受過文字國的教育。否則，再加上一些滄浪濯足的古典，不是更留有詩意，纔有畫意了嗎？不更比熱湯洗足，更怡然，更自得嗎？那些因飢餓而長行的人，不將比英國皇太子的漫遊生活，更美麗，更豐富嗎？路透社訪員的這種描寫是有意義的，值得稱讚的，堪稱盡職的。

在中國，就有過這樣一句鐵的口號——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所以，假使這口號而世界化了，也只有救國的人，或是從事于救國運動的人，才可以有救國不忘娛樂的權利，或娛樂而有救國性的，人民才有救國不忘娛樂的義務。然而，飢餓長行隊，當然不是一種救國的組織，又當然沒有救國不忘娛樂的權利，而警察給予該隊的是免費的影戲券，又不是具有救國性的娛樂。飢餓長行隊果然奉有重大的使命的，如何可以把寶貴的光陰，消磨在影戲院裏，這無疑地，飢餓長行隊是兒戲的舉動，他們自己是在上演滑稽劇。那路透社的訪員



門神

張鴻飛作
大人物之門神，威風凜凜，相與堂堂，而特勢傲人，更為特長，過門者每畏之，蓋聞王易見，小鬼難當，有老話可證也。

殺人的措辭

曾迭

（中時社重慶訊）頃由前方歸來之某軍官，為記者細述近一年來亦匪所到各地之任意殺人，與其對內部傷老殘廢士兵之殘殺行為，聞之令人股慄心戰：匪特人書開此殺法，即戲曲說部所載古人魔王如關公者，亦無如是之慘酷也，惟迷信小說與戲曲中所演之地獄現象，庶幾近是，因特記錄如次。

殺老時，匪向老者說，你是過了時代性的人了，祇能消耗，不能生產，我們並不願殺你，實在是你自己不適於現代的環境，我們不願意你再為生存而作無益的競爭，我們的確是替你早些解除痛苦，替你淘汰的。殺小孩時，匪向小孩們說，你莫哭，我們馬上帶你到你媽媽那裏去。殺圖畫不從的女時，匪向女子說，我們何嘗願意殺你呢，因為你的態度，十足的表現了你對軍和蘇維埃最大懷疑，紅軍共產黨確不如口口狗狗那樣的容易佔有的，你代表了軍閥蘇維埃革命白匪的種種封建思想，和行動，是你自歸淘汰呀。殺不願編制的貧苦農工時，匪向貧苦農工說，我送你們到後面去耕公田，你們將來不再愁穿愁吃了。殺自己的重傷病士兵時，匪向他們自己的士兵說，前方軍事吃緊，你們留在此地為白匪捉去，對於蘇維埃的影響不小，醫治你們呢，不知要耗費許多金錢和力量，能否醫好，尚大成問題，而且在退却時，每個傷兵或病兵，均需要兩名擔架兵夫，至少每兩人還要配一名看護兵，犧牲道許多人力，來栽培一個無用的骷髏，未免太不經濟，於是派人去騙重傷重病的匪徒們，向他們說送你們到後方去醫治，白天出發，有看護工作，今夜即起行，即向川陝省去那裏有女看護，慰勞隊，音樂隊，農民跳舞，無論重傷重病的兵，是否相信，一到夜間，即由匪政治部之執法隊，拉出去如法泡製了。

我們常常以殺人不眨眼，形容兇惡的強盜。現在讀了上他的新聞，其匪的殺人不但不眨眼，而且還要從從容容地發表我們殺人的理由，無怪要傳為奇談了。

然而，殺人而有措辭，也並不是其匪所獨創。例如○○軍

閱在私門之前，發一通電，這也可以說是「殺人的措辭」。法院要處一個犯罪的死刑，必須要有一個判決，這也可以說是「殺人的措辭」。那麼，有措辭的殺人，也並不算什麼奇聞了。

而且，殺人的措辭與否，也與社會的文明或野蠻，秩序或混亂，並沒有什麼關係。例如：楊杏佛的被刺，丁玲的失蹤，就是有秩序而文明社會里的「沒有措辭的殺人」。反之，在野蠻而混亂的匪區社會里，倒有殺人的措辭了。

其實，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所以，殺人終於是殺人，無論在有秩序和文明，混亂和野蠻的社會。無論是有措辭的或無措辭的殺人。

我們又何必因殺人的措辭的不同而認為奇怪呢？無措辭的殺人，不比較有措辭的殺人更奇怪嗎？沒有一句話的殺人，不是反而在有秩序而文明的社會發現嗎？

遊踪所至

柳大經

這裏所說的「遊踪」，並非我主張不能實行，或是政治舞台不得出風頭，或是失意了，下野出洋，經過印度新加坡然後去歐洲的那種的「遊踪」。這里所說的「遊踪」，是說我于廢歷新年在街頭巷尾所見到的東西。

舊曆雖然說是已廢除，但是商家結賬，報館放假，街頭商店……仍舊都在廢歷。我們荷包不滿的人，過了兩重年關，真是苦煞。

元旦一醒來，就聽得鑼鼓喧嘩，他們一年來的辛苦，就是在這三兩天不可多得的日子過快樂，鑼鼓的聲音和他們快樂的情緒，奏出了歡樂的交響曲。

第一天——走過了法界愛多亞路，穿過眼簾的東西，雖然平日都有見過；但是今天特別多。馬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忙其所忙，一碰到相識的人，那末「恭喜」，「發財」，「拜年」，這一套老話又重提。縱使窮得潦倒，這種話總不肯放棄的。

人行道上，擠滿了許多人，甚麼猴戲，木人戲，種種把戲，打的打，喊的喊，觀衆都開着口，笑嘻嘻地，雖然口袋的銅板給他們宰割了，而他們覺得是愉快的，比新出的苛捐雜稅好收得幾萬倍。

叫化子，到了今天，是他們幸運的日子。平日，喊破了喉嚨，不得幾個錢，今天多數是有求必應，因為新年，大家心中佈滿了快樂的種子，他們叫你一聲「老爺」，或是太太……，你既然有老爺做，又得樂善好施的美名，何樂不為呢！

賣玩物的人，新年的生意特別好，小孩子的錢放在袋裏，見人家的孩子有東西玩，他當然也非買不可。

路旁的種種，不外這些，脚跑得酸了，就回來，算是過了新年的第一天。

第二天——偶然走到大世界門口，遊客擠滿了門前，一時高興，也花了兩毛錢來助熱鬧。一個個遊客，我都把他略看了一下，覺得最多的還是鄉下來的人，他們裝得不清不白，一見得一樣東西，就覺得奇怪，而且加以瞎說和瞎評，他們來到上海幾次，今天來玩一玩，也許是生命史最光榮的一頁。

兩角錢的門票，雖不算得貴，因為裏面什麼把戲都有，然而我覺得不便宜，各種遊戲太多了，不知道看那一種好，有的話聽不懂，有是太胡鬧，再加遊客太多，碰來碰去，所以我只得走馬看花，償了兩毛錢的願。

走到某一角，掛着一張圖畫：一個人有尾，另一個人三隻脚，又花了一角小洋來看，果然，一個小孩在他的股部多了一條一尺長的肉，另一個小孩，他的陰囊上長了一個足，眼距還有趾甲。本來，這種殘廢的小孩，應當想一種辦法來補救他們的缺陷，而一般的人，還把他們當漁利的工具。

頭腦給嘈雜的聲音弄昏了，就離遊藝場。

第三天——下午想去北京戲院看電影，二點去，「客滿」的牌子已掛了出來，又去「金城」「新光」「大上海」「明星」，都是同樣情形。就近買了「大上海」的二場票。看看時間還差三點多鐘，惟一的辦法，就是去大公司和街頭踱步。

說也奇怪，畢竟是新年，公司的顧客，寥若晨星，這裏看看，那邊看看已花了兩個鐘頭。轉回「大上海」，門口已聳立了許多人。

第一場散了，我擠進去，所演的是「野姑娘」。外國電影都以肉感來誘惑觀衆，什麼美腿，酥胸……字樣，做了廣告的前鋒。

散場已八點鐘。今天整花了六個鐘頭看一部電影，花錢看電影，比沒有花錢還難！

經濟恐慌，農村破產，弄成都市的畸形發展，這就是一個鐵證。

新年的三天，有三天不同的印家，所以把它記下來。



女職員應徵者素描

魯南之行

樹芬

隴海車上

是一個深秋的早晨，徐州旅館裏的茶房，把我送上了開往海州去的隴海車上。隴海車大都是從徐州西行的，東行的每天只有一次，每次是拖了兩節三等車以及二十多節滿裝貨物的鐵道車。車行很慢，一小時僅走三十里光景。假使上午八點鐘的車沒有趕上，那只好遲一天再走，所以雖然有火車通行，交通也不能稱便。

我坐在車上，候着候着，火車老是不走，摸出錶來看看，時候已過九點，奇怪，八點鐘開車的爲什麼九點鐘了還是停着不走？探詢之下，才知道火車頭生了毛病，此刻正在趕緊修理。車站上賣大餅油條的小販，多做了一些生意，十分的快慰。在他們的希望，希望火車頭慢慢修好，俾得多得一些買賣；但他們終於失望了，因爲在十二點鐘的時候，火車頭終於歎着氣，有氣沒力地拖了一列的長車走了。

火車的站頭很短，僅僅走了不到二十分鐘，就得停下休息一回。查票員並不穿着制服，每兩站就來查票一次。車上有兩個婦人，她們僅買三站的車票，一直坐着並不在第三站下去。查票員查到了，她們似乎很聰明的回答不識字，所以不知已經過了站頭。和氣的查票員，叫她們在前一站下車，她們也就答允，可是，又過兩站了，查票員又來查到了她們，她們的答覆還很聰明，說是人很擠，還沒有擠下去車又走了。查票員仍舊很和氣的說，早早豫備好，不要到了前面上來不及擠下去。她們仍是答允着。又走兩站了，查票員又來查到了，這次她倆想不出別話，只好仍舊說來不及擠下去。大概查票員也知道了她倆的隱情，但仍裝做不知道，叫她們要早早豫備好；說是多坐了一站，就得回頭多走一站的冤枉路。但她倆仍是滿口答允着。終於，她們雖然只買三站路的車票；也把她們送到了她們要到的地方。

車到了運河站，那裏有許多賣雞蛋和燒雞的小販，兩毛錢可以買一斤多重的燒雞一只，一元錢可以買六隻，價錢之便宜，不是住在都市上的人所能想到。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先生告訴我，說是隴海路位在蘇魯的交界，所以土匪很多，而運河這地方，可以說是土匪集中的處所。火車走得這麼慢，如果在軍興時代，劫車的把戲是常常演出的。我給他這麼一講，不禁十分恐慌，忽然想起民國十七年初春時候，我正服務在南京女子中學，那時有一位同事，家裏住在灌雲縣，赴校途中，就在運河那裏遭到了劫車的把戲，把他的行李搶了去，衣剝了去，在凜烈的寒風之下，在土匪的彈雨之中，穿了一身薄薄的單衣，拚

命地跑了一百幾十里路到徐州的朋友家裏，由朋友爲其置備了行李，才算能夠到校。可是他到了校中，人還是驚呆了，兩隻眼睛彷彿失掉了轉動的能力。說話的時候，聲音微而緩慢，人家見了他這一副情景，不禁也生出了無謂的恐懼。現在我雖然沒有遭遇到不幸，但到了這恐怖的地段，想起過去的同事的遭遇，心裏不覺得惘惘地跳了起來。好在不久車就開行了，一直到新安鎮而不發生什麼意外。

在新安鎮

火車在昏黑的荒野停下來，在鬼火似的電燈光下，顯出了「新安鎮」的牌子，於是，我開了車窗招呼兩個脚夫爲我搬取行李。脚夫並不穿制服，兩個人肩了我的行李走出月台，拚命向着鄉野奔跑，我不禁又生出極大的恐懼來了；因爲新安鎮離去運河還不遠，說不定土匪化裝了脚夫，現在肩了我的行李而直向土匪窺跑去，那我跟在後面，不是自己送上土匪窺去了嗎？我大聲呼喊，說是我要住旅館，而且要住在車站近旁的旅館，我不要下鄉去。但是，脚夫的回答，說是火車站近旁沒有旅館的，要走二里路，到了鎮上，那裏才有旅館。我沒有法子，只能跟了走去，但看看別家都在我後面走來因此也就安心了，大約走了二里路光景，脚夫把我的行李在一家驚可觸額的茅屋的門口放下，說是旅館到了。同時又在扁着的板門上「卜剝」兩下，那板門開了，門裏站着一個老頭，煤油的火把拚命地照着。我問那老頭「這裏是不是旅館？」老頭點點頭，於是地我走進去，他在前面引導。一個轉灣，老頭在一個門口站定了，我往門裏一看，只見房中地上鋪着蘆席，中間放了一張破磚頭，上面立着一支燃着的洋燭。十幾個大漢，光着身子睡在席上，有幾個正在津津有味地吸着黃煙。我疑心，我走進了梁山泊的好漢隊中了，因此立刻退了出來，仍舊站在觸額的屋簷下面，說是不對，我要找乾乾淨淨的房間，而且是一人住的。脚夫望着我的臉呆住了，過了片刻對我說道：先生，這裏的旅館都是一樣的，這裏是鄉下，那裏可以和你徐州比呢？他的話是不错的。但是，這樣的污穢，叫我如何住得下！因又說：我多

出些錢是不妨的，爲我再到別家去找一下吧！我這樣的請求着，脚夫遲疑了一回，似乎不願我的請求，答允了。可是，又走了兩家，情形總是一樣。後來，不知怎的，有一家旅館的老闆，說是將他自己住的房間讓給我，不過一夜的房金須出一元錢。我想化一元錢也算不了什麼，因此答允了。可是走去一看，那煤油的火把將房裏得十分烏黑，和鄰室相隔的牆壁，是用高粱幹子障着，上面所塗的泥土一半已經剝落，而隔壁房中，也正有三四個大漢睡在地上吸着黃煙。自然，我仍是不願，我脚夫爲我到老百姓家裏找一個地方，我自己有牀鋪的。但脚

夫十分爲難，說是沒法可找的。

我這樣的找尋住處，已經引動了許多人的注意，在我周圍，站了老人和婦女約有十幾個。忽然一個婦人叫起來，說近邊某人家新造好一間屋子，沒有住過人，當然是乾淨的了。我聽到這一個消息，深爲快慰，立請那婦人去爲我說項。不久，那婦人來引我去了，在一條路的旁邊，正有一間新造的整可觸額的房子，開了門叫我進去。但是，我走了進去，覺得房中堆滿了高粱幹子，留着一塊空地，可以安放一架番布牀，而空氣惡劣非凡，實在不能住下。沒有法子，只好仍舊退了出來。

我這裏也不是，那裏也不對，今夜住的這問題，勢將無法解決了！前面走來一位穿西服的先生，向我親熱的招呼，與之相談之下，知道他是臨沂的新縣長，此次走馬上任，恰恰和我在一處相遇。他告訴我，他是帶了家眷走的，此次一行共有十多人，住在一個村長的家裏。他說他在徐州的時候，已經發電到臨沂，叫那裏派汽車來迎接，叫我明天可以同走。接着，他就點點頭走了。我一人想着，他只叫我明天同走，並不爲我設法一夜的住處，我也不便請求他，只有自己另想方法了。方法一時是想不出的，我想最好還是找一個吃飯的地方，然後一面吃飯一面再慢慢地想好了。脚夫告訴我，前面有飯館，隨便什麼都有吃的。因此，我依照了他的指點，向前面走去。

我一個人才于於昏暗的小巷之中，走了不多路，便見到門口靠得烏黑的一家飯館，在門前的燈光之下，略略可以辨出貼在柱子上退了色的紅紙條上寫着「山東飯莊」四個時。門是大半已經關好，僅僅開了一邊，裏面發出煎炒的聲音，引得飢餓者饑涎欲滴。我走了進去，夥計即引我走進裏面的寬大的院子，走進院子旁一間點着燈火的小小的屋子。那屋子中間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正有兩個人在猜拳賭酒。他們見了我，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向我招呼着「喝酒吧！」哦，這是中國人的禮儀，對於不相識的人也須來來假客氣。當時我回答了他們一句「請，不必客氣」，於是他們又坐下了。但我想他們既招呼我喝酒，我不客氣而喝了他們，那時他們恐怕又要生出不快的情緒來了！甚矣哉，虛偽的禮儀也！

我忽然靈機一轉，想起飯館中晚上沒有生意，我不妨與之商議，這一間吃飯的房子，借給我住一夜，我自己備有牀鋪，願意多給一些夥計們的酒資。終算交涉好了，我的行李搬來了，那兩個猜拳賭酒的人走了，夥計也爲我送來了三碟子菜和一壺酒，於是，我也就很快樂的獨酌了。

當我正在吃飯的時候，走進了一個流氓，面上放出一種討厭的表情，問我到臨沂去沒有汽車，要不要坐郵車。我想起晚

人家說，坐海輪到香港，如果怕暈浪，那改坐郵船就好了；因為郵船大而安穩，速度又大，可以減不少的痛苦。郵船既優於海船，郵車當然也優於長途汽車了。可是一問下來，令人大大失望，原來郵車就是驢車，而且驢車又坐上十幾人，要走兩天，並還要我四元車費。想起我這次坐火車，因了一張護照的關係，沒有出了一文車費，現在坐長途汽車，或許可以援例，那何必出錢而再去坐那幾年來沒有進步的驢車呢！因此，拒絕了，那流氓也就走了。停一回兒，走進了一個鄉人，問我要不要小車。我問以小車要多少錢，如何坐法，告訴我，說是小車載行李，人是走的，三天可到，一天要一元錢。啊，沒有多少路，我走當然不要緊，走三天如何走法呢？我又拒絕了。我決心坐汽車走了。

在驢車上

天已經亮了，飯館裏的伙計正在忙着生火開店，我因路上太疲乏了，正覺得十分好睡，所以仍舊鑽在被中。在朦朧中覺得有人走了進來，急忙張開眼睛，見一個小商人模樣的人，問我不是到臨沂去？他說這幾天因為天雨，道路泥濘，汽車不能走，叫我還是坐驢車的好。如果今天不走，則須過四天才有驢車，而且汽車何日有還不定。他又對我說我們學校裏，教員學生大半他都認識，此刻他是在上海配了貨回去，他也是坐驢車走的。他又說驢車三元錢好了，由他為我交涉。於是，我趕緊走來，由那位商人幫我細細行李，飯館中的伙計也為我倒洗臉水，我就忽忽洗了臉，忽忽付了錢出去了。

薄薄的太陽光，照在低矮的茅屋上，露水還沒有被日光吸去，小鳥正在枯禿的枝頭上亂唱。那位商人和飯店中的伙計，為我肩起了行李，送到停在路中的驢車上面，行李細好了，爬上去坐在行李上，不到三尺方的面積，竟要坐了十二個人，其擠和不適，那也就不言可知了。

大家在驢車上坐定了，車夫——就是昨夜的那個流氓對我狡猾地看了一下面，嘴裏喊一聲「余——」把手裏的鞭子在地上「拍」的人響那個兩條瘦的驢子，拉了大家走了。

驢車轉地前進，鐵輪和路上的石子激出了不調和的音調，坐在車上的人們，一個個癡癡地顫抖，大家為着被除長途的寂寞，雖然互不相識，也就像熟人似的隨便談論了。廣闊的原野，望不見什麼農產和人煙；疎疎的林木，上面掛着尚未落去的枯葉。兩條可憐的牲畜，拉了我們慢慢地慢慢地像牛似的進行。大約在十點鐘光景，走到一個路上用高粱桿子架着的蓬子，一個滿臉污垢的女人，坐在旁邊煮賣食物。驢車在這裏停了下來，大家爭着購食那浸在汚黑的湯水中的番薯，隔了好幾天的火餅，津津有味地吃得很高興。我一個人並不購買，那

位小商人告訴我，說是此去一路並無食物可買，多少買吃一些。他又告我，說是吃慣這東西，可以買幾個丸子吃。丸子是像肉做而在油中炸過的東西，我也不管他辭不辭，叫那婦人煮了一碗。可是，送到嘴裏，實在吃不來，沒有法子，只好不吃，付了錢，早早爬上驢車，候着大家吃好了再行前進。

大約下午三點鐘光景，驢車到了鄰城，因為是郵車的關係，把郵件卸下一部份，依舊向前進行。據說再走十八里，前面有一個馬頭鎮，鎮上比了鄰城城裏熱鬧許多，就是魯南中心區的臨沂城裏，也沒有馬頭鎮的熱鬧。驢車趕到馬頭鎮，大家就在那裏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走。

馬頭一宿

太陽還沒有西下，驢車已經趕到了馬頭鎮了，自然，第一要找尋可以安身的旅館。但是，街道確是比了鄰城城裏熱鬧，由東到西，由南到北，旅館終於沒有找到。所有的，還不是和新安鎮一樣！門口的茅棚觸到額上，院子裏，堆滿了馬糞驢糞，臭氣幾乎令人嘔出了心肺。我沒有法子，想到一所小學校裏去借宿，但是，學校的大門鎖着，旁人告訴我，說是星期，校家一個人也沒有，因此我也沒法。後來走到一家鄉人的家裏，告以情形，但仍舊拒絕了我。我想按照在新安鎮的老例，找一裏飯館，請飯館裏容我宿一下，可是仍是無望。和我一同在街上走着的，算是同為南方人的軍官，他走到公安局，走到保衛團，請他們想法一個住所，但是，公安局和保衛團，對他的請求都不睬。後來據人說，馬頭鎮地方很富，每家都有幾桿槍，從民國元年一直到现在，從來沒有遭遇過一次匪災和兵患，凡是軍隊，不問你是革命或是不革命的，你要通過該鎮是做不到的。如果是散兵嗎，他們可以出錢出給養，但不能走進該鎮的圍牆。要不然，他們願意舉槍對打，當可玉碎，決不瓦全，所以軍隊大都駐在鄰城城裏。鄰城的私娼，深怕丘八的滋擾，也就大都跑到馬頭鎮，於是，馬頭鎮的私娼，就多得不計其數。他們那裏對軍隊並不怕，因此那位軍官就不被保衛團和公安局所睬。我們東尋西找，後來還是碰到了那位小商人，叫我們不必白費心思，還是大家在一處宿一下吧！因此，我們不得不在這臭氣沖天的地方權住一宵。我幸虧自帶番布牀，沒有着地睡。

我們一間房裏，一共住了四人，洋燭是自己買的，晚上大家互相開說，那位商人說，他已叫好一個私娼，所以洗臉時那私娼借了一塊香皂給他。他怪我們忽忽地走來，衝散了那野雞，使他感到異常的寂寞。問他私娼住在那裏，能不能去叫來大家見識見識，他說就在隔壁房中，共有兩個，但她們很秘密的，不肯隨便給人看到的。太家談了一回，又到街上去買了食

物，豫備明天早晨的晨餐，然後各自安睡。

天還沒有亮，外面已在敲着鑼聲。那位商人叫醒我們，說是敲鑼了，澡堂開門了，不久就要天亮了。我們點了洋燭忽忽起來，洗了臉，吃了兩個雞蛋，那位趕驢車的已經來為我們搬取行李，我們也就在這晨星閃閃的淡灰色的微光中開始登程。所謂「披星戴月」，真是一些也不錯；所謂「雞聲茅屋店，人跡板橋霜」也真是一些也不錯！

李家莊午餐

在晨霧中，我們僕僕在沙土裏，沿着沂河，向北進行。因為早晨起來，兩脚休息了一夜，鑑於坐驢車的不舒適，由驢車載了行李單獨前進。兩匹瘦弱的驢子，也因休息了一夜，體力十分強健，再加上少載了十多個人的重量，拉了車子走得很快。我不是說驢，而且我是慣在都市上走着康莊之道的，自然，慢慢地落後，落後得前面的行人和驢車不見了蹤跡。這怎麼辦呢？這倒要謝謝那位伴我慢行的同是南方人的軍官了。他一面叫我慢慢前進，一面放出了行軍式的脚步追前去喊停了驢車，待我趕到，他們已在道旁候有半個多鐘點了。

大約十一點鐘光景，走到了李家莊，說是這莊上可以吃飯，此去則直到臨沂才有飯吃，而且到臨沂時已在萬家燈火的時候了，於是，我們又各自尋找吃飯的飯鋪。

在一個村莊上，兜幾個圈子的找到了一家飯店。這飯店祇有一張靠壁的舊半桌，已經被三個人早已佔領了。我和那位軍官走進去，桌子是沒有了，因此伙計搬了一條長板給我們當桌子。桌子算是有，怎麼坐法呢？聰明的伙計，為我們搬了兩捆木柴，我們就坐在上面吃飯。天氣異常寒冷，吃了二兩水酒，菜呢，白菜燒豆腐，還有炒辣椒乾。我問伙計有好的菜嗎？伙計答是有。我說要最好的菜，伙計說是白菜炒肉絲。我問再要好的菜，伙計說是沒有了。於是，又添了一碟白菜炒肉絲。飯吃什麼呢？沒有別種東西，只有門口賣的冷燒餅。啊，冷燒餅，比了那什麼饅頭中的丸子好一些吧！不得已也吃了一個。飯後，又開始登程了。

轆轤的驢車，涉過了沂河，名字地前進，車上大家依舊開談着笑話，驢夫怪那畜生走得緩慢，不時的鞭子打在驢背上，可憐的畜生，股上早已沒有了皮毛，露出殷血的肉了，但是，依舊掙扎前進。

在燈火星星的薄暮，終算趕到了臨沂，兩條可憐的畜生呼了一口長氣，息下來了，驢夫似乎獎勵似的，特地買了柴草黑豆餵着。我的行李，由兩個鄉人背了，為我一直送到校裏。啊，今夜是可以安逸些了呢！

休息了一天，我也就變成驢子，天天拉了學生，向着文化的軌道上前進。

學風潮襍景

怡夢

開場

「今天記你大過一次！」
記者在滬西半鄉下O大學讀書，已有三年半了。三年以來，倒有五個學期沒有安靜過。因為一向過慣了風潮中的生活，所以在這次風潮中，也照舊袖手看把戲。不過這次風潮，來勢固異乎尋常，而花樣却也繁雜可觀，有許多值得述的事，若不把他記而表之，實有幾分可惜似的。

Hands up

風潮最初發動在中學部。在上午八時還照常上課，九時上課鐘一敲，幾聲哨，忽見兩個全校相打出名的「特種學生」(蓋該校有內地學生，僑生之分，僑生在校有特種地位，故又稱特種生。)手持利斧，領了十餘名持尖刀木棍的彪形學生，大踏步走進中學部辦公室。原要找主任來算賬，但主任一腳溜了，於是找到教務主任。其中一人，曾被教務主任留級一次，上前便想下手。那領頭的人高叫：

「團體有命令，不許打人！」
那人連忙縮手回去。時另一人走上前，右手對準教務主任的臉上一指，高聲一喝：

「Hands up！」

舉動像煞租界裏的巡捕搜查行人。教務主任無法，只好平伸兩手，讓他摩了一陣。

「沒有手槍！」

「叫他滾蛋！」

就有七八個帶有鐵條木棍的學生押送出境(出校境)。

今天記你大過一次

另一隊走到訓育課，領頭的一個學生，對着訓育主任坐下，摹仿訓育主任平日責罰學生的口吻，神氣十足，台子上一拍：

「請你把我的分數，每科都加到八十分以上。」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請你把我的分數，每科都加到八十分以上。」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請你把我的分數，每科都加到八十分以上。」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請你把我的分數，每科都加到八十分以上。」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請你把我的分數，每科都加到八十分以上。」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那裏可以！」

「不要緊，『賣又燒』的打倒了，不會追究的。」

各學生聲勢洶湧走進家來，知事不妙，不待學生開口，連忙迎上去說道：

「我：我立刻：就回家去，不敢勞：勞駕！」

博士平日有點口吃。利答聽了，倒不好意思起來，一聲未響走了。

有一隊派往新村去警告文學院某系主任，不知怎樣走錯了，把心理學教授×先生嚇得魂不附體，連夜帶了妻子搬到上海去住，過後幾天一問，才知道弄錯了。

另一隊也到新村去警告×秘書，他正在吃夜飯，七八個學生走進來：

「同學對你不滿，請你即刻離開真如，否則，發生了意外，恕不負責！」

×秘書非常爽快，一聽了，放下碗筷，就搖電話到上海去叫了兩部汽車，並對學生說道：

「在八點鐘，誰也不留在這兒！」

最嚴厲的警告

有職員魏某，代表同學會到南京去活動，他所發表的言論，是反駁×會的。這消息傳到校後，執行分子非常憤怒，立刻議決給他一個最嚴厲的警告。當夜就派利答隊到魏某家去，魏某冷在上海未歸，於是將魏某的衣服被褥子用剪刀剪爛；花露水雪花膏，生髮油，香粉等化妝品，通通倒在地板上；花瓶，鏡架，鏡子等裝飾品，則一一敲碎；又用墨水在地板上寫着斗大的字：

「打倒一等走狗魏××」

魏某回來一看，滿房布條子，香氣四溢，無一件東西是完好的，氣得昏了兩次。

到底受了運動費多少？

風潮高漲時，派了好幾批代表上京請願。特種學生聯合會也派了代表二員去，不料該代表非常老實，把學校的實在情形，與特種學生多數的態度，不拆不扣吐露出來。

新聞記者也照樣在報上發表出來，驅×會的人見了大譁，立刻電促回校。代表一到校，即被利答隊重重包圍，迫他供出：到底受了人家的運動費多少？代表莫明其妙，幸由特種學生會主席出來調解，登報聲明，執委解職，驅逐出校，才免了身體上的損害。

保護護校分子

每次風潮發生，當局必調了大批軍警駐校。此次也調到一小隊。但利答隊最活躍的時候，也就是警察最清閑的時候。一反以前見人就抓的凶相。有一不識相的學生去質問警察，怪他們為什麼不去制止利答隊的行，反被他教訓一頓：

「咱們來保護護校分子，提防反動分子，你懂什麼！」

最後一次的警告

有一江西地主出身的學生，常在某公前自稱為護校派，因此畢業後，得了一個不費力的差事，每月簡直是支領月薪。此次風潮他因或種關係，却是主動人物之一，但他又不能不敷衍某公，所以在風潮爆發前小時，特地跑到某公館去告：

「風潮就要發動了，我已無力制止，非常抱歉！」

說了，馬上回到學校，指揮封鎖各辦公處。

那一定是冒充的

風潮發生後第二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有五六個學生走到文

學院院長住宅，自稱糾察隊，要院長即日宣佈辭職。院長也就立刻答應了。隔了一會，又有兩個學生來訪，其中一人是利答隊的小頭目，院長有點生氣：

「剛剛來警告過了，又來幹嗎？」

「剛才誰來警告的？」

「你們利答隊。」

「先生你誤會了，我是特地來告訴你，請先生在此放心住下。」

「剛才明明來過五六個人，迫我宣佈辭職。」

「那一定是冒充的！」

趁火打劫

秘書長××，為一庸人，胆小於鼠，平日只會粉飾太平，某公上其大當。在風潮未發生前，一聽得風聲不好，便溜到上海。風潮一起，他馬上投到親戚那裏，謀到一個差事。臨走時，乘火打劫，把借用學校的家具，救員俱樂部照相機等通通帶了走，並撤下一大批爛污賬，如做衣服的，書店的，雜貨舖的，甚至連洗衣服的塊把錢也不給。老板向他要，他老不不高興，以為我秘書長，連這一點你也不能孝敬嗎？

儼然校長自居

在校外指揮的主將，也是一位特種學生，他早已畢業，且曾當過一任秘書長。他看全校辦公處被封鎖，辦事人多已走光，他遂到學校去，儼然秘書長自居，吩咐一部留校職員，照常辦公，並允許某某將來為××主任，某某為××課長。當時大家不明來歷，也頗為巴結。但風潮之後，他什麼事都得不到，弄到不好意思見人，天天在家找老婆發脾氣。

不讓任何人打擾

代校長接事後，招集第一校務會議，接到通知的教授主任，都趕到出席。代校長與出席的教授主任，都是初次見面，但代校長走到會議室，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坐下主席的位子就宣布開會。開會完了，就宣布散會，依舊不跟任何人打招呼，離了議室回到校長室。出席會議的教授們，以為這樣散去，禮貌上似欠周到，於相約到校長室去，各自介紹一下，寒暄幾句來。

開議前，學生要求參加，他不肯答應：

「你們一定要出席，我就回××部去。」

相持凡半個鐘頭，沒有聽他改換第二句話，學生無奈，只好容後再議。

校務時，有利答隊在門外監視，有被決議非打倒不可的前任所委的新文學院院長，坐在議席上被發現了，於是走進去把他拖出，前擁後呼，一直送到大門外，連茶房都替他難為情。

驅×會結束後，猶恐被驅的一派，捲土重來，乃秘密組織一個鐵血護校團，每天派人輪流偵察，不讓著驅的人進校門半步。一面又寫信給自已認為不滿的人，叫他切勿返家，以免發生意外。

有一位自該校恢復就服務至今的唯一的教員唐某，也接到警告信，這位老先生接信後，每天猶在校自由進出，毫無阻礙，但精神上總感不快，於是灰心意冷，發誓不再到這樣的地方來受辱了。

風潮中的學生生活，大體可分為下列各派：

- 一 每天開會，接洽，出布告，發宣言，貼標語，請願，奔忙上海鄉下之間，忙雖忙極，但不是最能幹的人，數目占得最小。
- 二 懷了利答，或荷了大小棍，如獵犬一樣，日夜在校內外巡視，是全校最忠於職守的人，計有三十人左右。
- 三 在房裏打馬將，推牌九，玩撲克；南方產之學生則有「翻攤」者。此類約占三十個房間。
- 四 睡在床上，白天到十一二點鐘，猶不起床。起來後，開留聲機，拉胡琴，唱，說笑。為全校最樂天的一派，不在少數。
- 五 往上海看電影，跳舞，回力球，跑狗場，開房間，……多是富有之摩登少爺，但不足三打之數。
- 六 陪了愛人，多在火爐旁邊消磨清閑的子，為校中最幸福的一羣，僅有十六七對耳。
- 七 無所謂事，睡覺，吃飯，屙屎，為數却最多。

又被出賣一次

風潮的結果，失飯碗的人垂頭喪氣走開，得飯碗的人得意洋洋上號下，而參加行動的學生，見風潮之後，與自己的利益毫無關係，非常懊悔：

「媽的！又被出賣一次！」

但不敢逢人便說，因為說多了，在校便要住不下去的。

學校鬧風潮，本刊並不擁護，此篇能以客觀的態度記述，是其可取之點，故特刊載焉。倘說本刊讚成學校風潮，那是大錯了。

編者附白



討逆日記

丁 零 (一)

序

余生也晚，當維道共和時，未能與吾黨總理共同奮鬥，屢以為憾焉！泊乎總理逝世，軍閥蹂躪，我革命軍軍重擊，旋被，黃師北伐，始投筆從戎；自是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南而北，北而南，轉戰萬里，無役不與，無與不勝，無勝不功。如：江浙之討五省軍閥司令也！北京之討創造不抵抗主義者之老頭子也！唐山之肅清長驅軍閥張宗昌餘孽也！湘鄂之肅清朱也！河南之肅清反中央之基督將軍也！甚而國際戰，如前年滬漢之抵抗暴日也！總之，不依功在黨國，固無庸贅定論。雖聞有不肖之徒，不怪自己，不革命，反怪革命之不依為偶倡！為走狗！其非情不知四維宋一字之病狂者為何？是不依只知「轉轉選擇！死而後已！」其他一概閉關，又安敢不依而自吹自擂哉？

今者，自我中華政長與小日本代表締結濟南約，香檳後，國難已過，正當天下承平，民生昭蘇之日；不期天不厭亂，福州又告有「人民政府」之逆組織，冀圖危害黨國。我中央，素來寬大為懷，始而函電，繼而專使，勸之誘之，終不覺悟。于是乎，我中央勢在必討矣！乃調大軍，進攻閩粵，期在一網打盡！乃驅飛機，轟炸匪巢，不惜玉石俱焚！乃陳戰艦，封鎖逆港，務必致之死命！不依有辜，躬逢壯舉！雖無三軍統率，亦得追隨領袖之後，効一點微勞，河來建一番功業。(聲明：不依屢次功成不居，此次當不能例外。一果於不依，雖師所向，勢如破竹！不獨月而直搗逆巢，插出我福建幾百萬，萬幾百水深火熱中之同胞；撫衷自問，尚亦無愧！無愧之餘，用敢將討逆期中所記下來之雜事約略，拉開一筆，仗一不充不實，寫而後出之，名曰「日記」；聊當率那蘇我主召歸天國後，給我兒，我孫作我生平行事傳之參考！倘看官不嫌煩瑣，聽聽，竊不依多幸焉！謹序於天運大中華民國江西剿匪之年抗日無間之討逆凱旋之日。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是日，由會經離聚過數萬紅軍——即其匪，又是赤匪，亦是農匪，土匪——的金鎗奉命出動。四點起牀打疊包裹，四點半吃飯，五點整隊朝發龜肚白的東方前進。

當未出動前，老妻告訴我：贛省殘匪，經我中央大軍五次圍剿後，業已次第肅清，現在我們到福建討逆去的。并且告訴許多關於逆之所以必討的原因。睡在鼓裏的我，至此才恍然，恍然我多難的大中華共和國，還有這麼一回事！于是由恍然而毅然與諸同志抱下「敵愾同仇」滅此朝食」的決心，追隨大軍之後，謹遵船老大(我的上峯)之命，背

一根「奉造七九」，在土頭特務長指揮之下，押着挑行李的小伙子，插在一桿子一大羣前後有蜿蜒數里戰鬥同志保護的大小行李隊裏，翻山越嶺向福建推進。

行約三十里，小伙子挑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呼爹喊娘！于是大小行李前後蜿蜒數里的戰鬥同志，像流水般一陣陣的向前流過去。于是我跟着小伙子便一步一步的向後落下來。雖然在我後面還不知有多少多少挑不動的伙子，給我們弟兄一舉一脚踢倒地上在半死半活的打滾。所幸大軍所至，土匪聞風逃竄，我們縱告落伍，也還敢放胆前進，甚至黑暗中擊着燈籠溜過兩面高山的大坑谷。

深夜二時，趕到隊伍宿營地——嵩市！計行程七十五里，肚餓二十小時又半。不過疲憊終於戰勝肚餓，既將行李擺好，一股兒就直挺挺在這窮老百姓的爛泥屋裏的爛泥牆下的爛木板上的爛稻草堆中；頭頂的一行行列傳令兵，腳臭是十份夠味的！只得張開軍毯，沒頭沒腦的蓋着，朦朧欲睡中，似乎聽得伙伙又在天井下的行軍鍋灶邊，說話，劈柴，揭鍋蓋，倒米下鍋，切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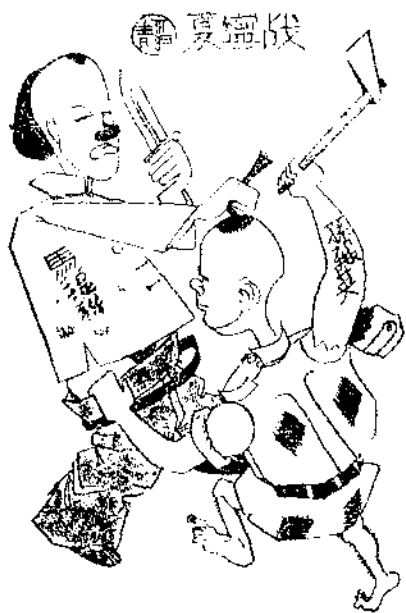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日

昨晚祇在稻草堆中躺兩個鐘頭，今早四時三十分又爬起身來了。沒洗臉，也沒漱口，肚裏結實的裝下兩碗稀粥，硬硬的紅米飯。出發，繼續前進。

雜資溪十五里的一座不知什麼榜什子山，穿一個山嶼，上一個小崗，上一個小崗，爬一個山坡。心裏總以為山坡過去了，大概可下山了罷；不料，一個山坡爬上去，又是一個小崗，一個小崗翻過去，又是一個山嶼，一個山嶼穿過去，又是一個山坡……綿亘二十餘里，老是望上爬，望上爬，一肚子野火都爬出來了！恨不得就舉一脚把這榜什子山踢平！然而這脚已沒氣力了，沒氣力得像插在棉花堆裏一般飄飄欲仙！

許許多多無辜被拉來當挑夫的老百姓，有因挑不動而被打折了腿在路中轉轉呼號的

十日漫畫
靜生作
狗年新年以來，內戰更形熱鬧，閩粵兩殺敵，粵海又開刀。有人替廣東，說若內戰能停一年不幹，顯出航空拍着干，結果對方大敗。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兩天來在平路上鬧肚子餓荒，今天因窳有四十里，遲至九時才出發。未出發前，得從容把吃不完的飯裝入布飯包裏，還得放進兩塊帶點尿味的鹹魚。

資溪城是土匪的老巢，未開來前兩星期，賴我武裝同志之忠勇善戰，才把他打的片甲不留。當出城門時，類似「一二八」之役，圍北一帶被燬于倭寇砲火的屋宇，歷歷在目，其戰績之斐然，殊深令人驚歎！沿途經過：百步一壕溝，千步一堡壘，五里一營，十里一團；灰色同志們，遍及滿坑滿谷，戰事緊張由此可見焉。中途，果不出意料，伙伙咕咕叫了起來！于是，趁隊伍休息時，找伙伙，要飯包去。找了半天，小勤務兵才告訴我：『伙伙挑不動担子，半路開小差了！』至此，只得自怨命苦，且提着漱口盅，到小溪旁，汲些冰冷的清永驅驅肚子。

跑回原位，發現不遠的草坡上，像似臥着一具死屍；這死屍先是不動，經注視幾分鐘後，竟突然翻個轉身，當時嚇得我嚇了一大跳！幸平日深得黨國諸公「鎮靜」兩字的真傳；縱然是驅屍精，又何須怕懼。乃壯着胆子鎮靜地觀察了一回，才端詳原來是同志。上前去問問他，他睜開一隻眼，(一隻瞎了)一面搖頭，一面訴說：『我是通借連的輪卒，年紀五十七歲了！有病，三天沒吃飯，昨天向連長借四毛錢，連長不肯，現在想吃點鹹的東西，又沒錢。唉！你看，(指身旁的兩捆電話線)今天連長還硬要我挑四五十斤的膠皮線！官長，(誤認爲官長)我今天不能去了，只好開小差！』一五一十說得我好不傷懷！看看他一隻失神的眼，又看看他花白的髮，蒼黃的鬚，起波浪的焦黑面皮，乾枯手腕。不禁陪他兩行清淚，忍痛掏了一張兩角的中央票給他，嗒然歸隊前進。紅輪滾入地平線下時，到大禾山宿營。

(行程六十里)

(待續)

北平的洋車夫

柴扉

記得豐子愷先生畫過一張漫畫一輛洋車，車斗裏坐着一個車夫他手中拿着一份上書「申報」二字的報紙，作出正在讀報的姿勢。畫的題目好像是「將來的黃包車夫。」

這張畫的意思很明顯，在中國的南部，黃包車夫讀報這現象也許很少有。豐先生是南方人，有時自然不免有這種感觸：目前雖然因為教育的不普及，而把車夫讀報認為是稀有的現象，但願將來這要變成普遍的現象才好。

在北平，據我的觀察，洋車（北平稱黃包車為洋車）夫讀報在一般人看來，或者不至認為奇事。尤其是在國家發生特別事故——如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的時候，在街頭巷尾，許多洋車夫儘集着屏息圍看一張報紙的一種緊張情形，可說是很普遍，實在也夠令人低徊體味的。他們讀了後就毫無忌地大聲開論着，張學良怎樣，日本怎樣，蔡廷楷呀，馬占山呀，讀得很興奮的時候，大家就不約而同地高嚷「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小鬼！」不錯，只有和他們同階級的人們，才是最關心中國的存亡，最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

北平的普通教育比較各地普及，（這是我旅平年餘所感覺得的一點）同時各大學以及各中學大學設立着不收費的民衆夜校。據說這種民衆夜校，使一個學生讀到投考大學的例子都有，不過少吧了。

又記得有一天黃昏，我從琉璃廠雇車回校，車拉到南池子時候車夫忽地噴嚏地噴起來，接着說：「啊，先生，咱們中國真爲怎樣好啊……」我聽了覺得很驚奇，自然，對於這這「我也很了解而且十分同情的，於是我和他熱心攀談起來。知道他是民七的法科的專門學生，因爲生活艱難，已經拉了多年的車。談到時局的時候，言語之間，他含混地咒罵着咱們們的「不抵抗將軍」他還仔細地告訴我關於九一八的損失：單單飛機啦他說，「就失去了二百多架……」他似乎不很看重土地，而對軍械，兵工廠等却十分注意。最後他還徵求我對於東三省究竟能否收回的意見。

專門學生拉洋車爲生，在中國，或者應算是種特殊的現象。寫到這裏不覺又想起洋車夫和西人會話的事來了。這是某日下午在銀閣胡同遇到的。車夫年紀總在中年以上，樣子不但不漂亮，反而是土頭土腦的，正因爲這，我對於這事的感與就格外濃烈。車夫的回答，語氣並不流利，讀音也不準確，文法或許錯誤，我這隱約記得車夫的回答中有「WOMAN」「YES

「WHERE」這些字。我實在很想知道關於這車夫的經歷。但我獲得和他談天的機會而坐在車上的洋人對這車夫也不知有何感想呢！

北平的洋車夫總共有多少，沒有翻查過統計之類的記載，所以不甚了了。但有一可注意之點，就是洋車數總在五千輛左右。洋車夫拉整日的例子很多，也有分班——日班，晚班——拉的，由此可知拉車工人總數必較車輛總數爲多。

至於關於這許多洋車夫的出處，實在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知道杭州的黃包車約有三千五百輛，車夫有八千八百多人，車夫中以失業的農人爲最多，占全數約百分之五八，其次爲店員失業者佔百分之三二，又失業工人（中以綢緞業爲最爲數亦不少，約佔百分之八強。北平呢，很難說，但是可以從先申述一下，下面這回親身的遭遇。

有一次我從西山某醫院進城，雇了一輛熟車，拉到二狼山就遇到別的兩輛正在拉向城去的洋車。原來這三輛車的車夫都是彼此熟識的。也許因爲不甘忍受長途拉着的一種寂寞味，他們就相互談起天來。

從他們的談話，我知道他們在談着他們的一個夥友，老金的事。老金自備有一輛車，因爲車胎已壞，須要配製新的，但他缺錢，他去和一家熟識的車行商量，他以前的一所房屋作保，請求車行預先給他一副新胎。胎價九元，四個月後得還車行十三元。

「老陳」，一個拉着似乎是鄉紳的車夫接着對拉着我的說，「你知道現在種地一輩子也糊不了口，你說割茅柴，像老金說的好，只有秋冬兩季還不差到了春天，夏天你去吃着什麼？」

「可是拉車也得有氣力」老陳答，「而且洋車這麼多，生意也夠清淡……」

「但是總比種地好些呢！」

從這些對話再參照上述杭州的情形，可以知道，因爲受着頻年的農村經濟破產的影響，農人向城市跑而欲求得賣勞力的機會的例子，不僅在北平，實在已是全國最普遍的現象了。北平的洋車夫雖不全是農人的化身，但有一部分，如上所述，總是這樣變化的。

我們的車拉到黃村時——對了，接續遇到的事是值得說起它的——已經漸漸趕上在前面拉着的一輛，他們彼此也是認識的。拉我的老陳稱在前面拉着的那車夫爲「吐血鬼」，這真令人詫異，而且我很想能端詳一下所謂吐血鬼。好，不久我們三輛漸漸向前，而原在前面的却落後了。這時我覺得有機可乘，就轉頭向後一望，這才看清楚他的全相：是中等身材，很瘦小，臉色

白中泛青，滿額是晶亮的汗珠。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用嘴的急促的呼吸，幾乎有吸一口呼兩口的樣子，其次就是他的上身的不規則的擺動；我回頭再看拉着我的老陳，他的上身却很穩定，呼吸也不急促。將進阜成門時，我重複向後一望，所謂「吐血鬼」到底底是落後到不能再望見他的影子了。我探詢老陳，老陳說「吐血鬼」有時候拉一趟車會吐幾口鮮血，爲了要飯吃不拉車而改行又很困難，拉了車因爲常吐血，「吐血鬼」就變成他的渾名。於是我又回想到老陳方才說的「可是拉車也得有氣力」這話。

關於洋車夫的日常生活的，我只能就其浮面，而不能就其核心加以敘述的，開首我們已談過讀報的情形但在街頭有時你也能見到三五個洋車夫在比賽蹴毽子。這在南方是少見的。這種惡中的忘形的遊戲，使人看了很神往。從這遊戲中，使他們偶爾獲得忘我的境界，而且終日的勞倦，也像會從蹴毽子時瀉散似的。但這事也包含着或種的悲哀，很顯然，就是所謂「生意清淡」：拉車的太多了。

其次可說一說食這一方面。誠然，北平一般下層民衆的生活程度是很低下的。洋車夫的食物，最普通的是街頭攤攤出賣的饅饅，大餅，窩窩頭，豆漿漿等，譬如吃一斤大餅，一點油條，加上一小碗菜湯，合計只需五六分錢，吃窩窩頭更省，三四分也得了。

北平的洋車坐價十分便宜，五六個大子，包你好從北平圖書館坐到北平大學，這在南方——以杭州爲例——總得一毛錢，六個大子合二分半錢，在杭州八個小銅板想坐一洋車，要是在七八年前或者做得到。而如今坐一次車，不論有多遠，起碼總得二十枚（合七分）這在北平也許可從東城坐到西城了。

北平洋車便宜的原因，唯一的一要算是租價的便宜。洋車的裝置有好有壞，比較精緻的，租價每日二毛至三毛；差一點的大概在一毛及一毛半之間（杭州租每月十三元左右）；其二，北平的一般生活程度比較南方要算低下。再則拉車的太多，坐價自然因爲「供過於求」的關係勢難再提高的了。

現在應該提出這個值得思攷的對比：從北平城裏乘長途汽車到西郊外的清華或燕大，車費記得是四毛。你如趁汽車脫了班，改乘洋車罷，好了，車費四毛是盡夠了，有時三毛也得，雖然汽車比較快，可是乘洋車決沒有擠擠一車的條輪棺材一般的氣塞而乏味的感覺。

由此，可知「庚子」的「義和團精神」，至今還是由於客觀的環境力的迫使遺存在中國一般社會中，卅餘年來中國社會究竟改革到什麼程度呢？單就這件小事，足能給你以百分之五十上的解答吧？

寒假見聞

虞家稠

一出世就讀書，故鄉反而變為我的異域，到二十歲合算起來不過六個整年是住在故鄉的，因此故鄉於我是十分陌生，因為爲陌生，我對於故鄉就愈加的愛戀，每次假期我總是與事實相違地要回到故鄉去——其實可以在外面住的——原因是故鄉給我的都是好印象。

雖然只有六個年頭住在故鄉，可是沒有一個稍爲有名一點的名勝我不曾到過，不論是山，水，溪，瀑，寺院，巷廟……等古蹟勝境，甚至帶帶乾糧宿岩洞走三四天荒山野路的高山也到過。我是一向貪玩的，尤其是遊山玩水，今年的寒假我又回到爲我所愛戀的故鄉去了，我仍舊是以前一樣的愛玩。但是和從前改換了一種玩的方法，就是喜歡去打聽街巷的新聞趣事，我並不替任何報紙做採訪的記者，不過是自己的脾胃喜歡，讓我寫幾格鄉村的新聞吧，這雖然只是鄉村的常而又常的平常事，也許可作爲都市的奇談，滿腦都是故鄉的印象啦，這一個月的鄉間盤居多麼值得？可是有一點不滿意的，這次故鄉給我的印象變壞了，這豈是我的性情改變了嗎？抑是農村崩潰之故，而環境改更了？

「北平號」那裏去了？

老圃

在滬東緊急北平懸危的時候，北平的市民受軍政當局的勸導——簡直是勒迫，無論貧富，均須繳納飛機捐。辦法有兩種，一種是房東在這一月不收房錢，全數捐出，如果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便拿出房捐的十倍數作爲捐款。軍警憲同時出動，如臨大敵，果然，未出兩月，除去有槍階級和特殊階級外，都俯首認捐了。本來捐了錢買飛機，爲中國爲北平，簡接就是爲了自己，何樂而不爲呢？所以這次的捐款完全出在有房產的身上。收得的數目並不如借來的美棉多，才一百三十多萬元。收齊之後負責人在報端發表有簡單談話，略謂一月後即可見「北平號」飛機去古北口和滬東一帶殺敵。但是一直到現在，北平的老百姓還在翹首南望，現在將近一年，「北平號」仍不飛來，「北平號」到底那裏去了？

失牛

二姊的家是住在一羣小山的凹裏的，有青蒼的松柏，有潔淨的溪泉，還有各式各樣的山禽飛止於森林之中，風景比我自己的村莊好得多，因此我每次回去，決定要去住幾天的，既可以用藉此去看二姊和外甥，又可以鑒賞風景。

回家的第三天，舊曆還沒有過年，正在十二月底結賬窮人迫得走頭無路時候，我帶着欣喜到二姊家裏去，誰知在這天的上夜，二姊家裏失了牛，家中鬧得一團糟，二姊見到我，拉住衣襟就號啕大哭。牛是農家的大財產，失了牛豈不心疼？而且女人本來是善於哭泣的，因此二姊哭得十分有勁！祖宗啦，天殺的雜種啦，偷去也不會發財的啦，連成一串，串做一套。我真被她哭得沒有辦法！

「牛這樣大，不好去查的嗎？偷去放在箱子裏不成！」我一向頗有點蠻勁的，這樣說。

「偷去就殺死，只剩得骨頭和皮，那裏查得出！」一個隣家的老太婆回答。

「殺死？這樣快！附近有屠牛場不成。」我反問。

「哼，何宅也有呢？離開這裏只五里路。」她說。

在以前，故鄉本來是禁殺耕牛的，只有民風很屈強的西鄉，縣裏的警察不敢去追捕的地方敢殺牛，可是現在竟到處都沒有屠牛場了！我十分驚異這件事情，以爲是老太婆造謠。經過許多人的證實，事實不錯，官裏明禁而暗中提倡，殺牛的人聽說是向政府包辦來的。

從前是禁殺而暗殺，現在則提倡殺，更其利害的是偷他人之牛而殺！嗚呼，政治！

二姊家的隣人告訴了我許多偷牛的事情以及藏牛的方法。偷牛的能夠在雪地驅牛而過，不留牛腳跡，在牛腳上穿了兩雙雨鞋。他們再能夠把牛覆入缸中而從地下透氣，也會把牛牽上樓去放入米倉……如此等等，神奇的方法使我聽了咋舌。姊夫又在外面做生意，二姊家失牛的事情的波浪再也翻不大了，只有二姊咒着連串的天殺的雜種和成套的祖宗保佑，再使我少領略一些美妙的風景！

汽車

偏僻的東陽和義烏，先來了一條杭江鐵路，再還來了一條義東公路，使一般以爲火車和汽車不知是六脚還是八脚的鄉愚，先拜見了火車，再還瞻仰了汽車的尊容，於是他們在驚喜之餘，失聲地說：「卽來是這樣一套光怪奇離的傢伙！」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啊！



大國民風度
張鴻飛作

大國民之大，大矣哉，無處不
容其大，不長現其大也。

那天我重遊了東陽的白雲洞，趁便的到城裏去看一個在做小官的朋友，百雲洞到東陽城裏只有五里路啦。

第一件在城裏看到的事情，就使我驚奇，這樣狹的街上竟疾馳着汽車，不是義東公路的營業車，據說是一個關區長×先生的小包車。

街道是這樣狹，坐在車裏的人和坐在街兩旁家裏的人可以握手！汽車來了，走路的人就得躲入兩旁的屋裏不行，惹下不能算平安啦。

這不是奇事嗎？彈丸似的縣城，蚯蚓似的街道，每天有一部以開玩笑的汽車來疾馳幾次，使行人，商客，小孩，雞犬惶惶不甯，豈不是奇事！誰知奇事還有，做小官的朋友告訴我：「一次，一個鄉下的人挑着鹽在街上走，突然汽車——區長的——來了，其他的人都避到屋裏去了，但是初進城的鄉下人不知道縣裏有這樣的一個妖怪出現，自己一股蠻勁的挑着走，旁邊人拚命的叫他讓，可是未躲上驚下，汽車已疾馳而至！人倒了，鹽也撒倒了。」

「媽的！不識趣的鄉下人只罵了二個字，汽車停了，刮刮吃上一陣耳光，鹽裏粉碎，鹽撒入溝道，於是汽車又波波的疾馳而去！」

做小官的朋友述說了這樁事，嘆一聲氣，不知他是爲受耳光的鄉下人抱不平而嘆氣，抑是爲打耳光者還打不夠而嘆氣，我莫明其妙，不得而知。

販毒首領的被拒

曾迭

鴉片在中國的流毒，是盡人太息的事實，然而，鴉片本來是由英帝國主義者運華銷售，中國才有鴉片這東西的。不過現在，鴉片已成爲中國唯一有利可圖的生產事業了，這就是說，中國自己已有大量的國貨煙土的出產，足以抵制外貨而有餘了。所以，中國的生產事業，若然要提倡的話，就應該以農業的種植爲絕好的榜樣。

三月一日的各報，均載有上海市公安局拒絕美國藉的國際販毒首領克勞萊登岸的消息，據云上海市公安局拒絕有約國外僑的上陸，這還是第一次，可見上海市公安局對於拒毒的巨大決心了。

拒絕國際販毒領袖的來華，自然是中國以國家權力，禁絕毒物的方法的一種。然而拒絕國際販毒領袖的來華，又當然不是抵制外貨，提倡國貨的意義的表現。中國種植煙土的廣大，產額的可觀，雖然可以抵制外貨，並可以增加特稅的收入，但是，鴉片在中國的流毒終於是盡人太息的。

現在，正是中國生產建設的時代，然而，我們不希望這種毒物的生產，現在正是國貨年的年頭，但是我們不希望這種毒物的國貨。上海市公安局的拒絕國際販毒領袖的嚴厲的手段，斷然的措施，我們是絕對讚美的。不過，我們還希望全國人士都要始終抱大無畏的精神，不但要拒絕國際販毒的領袖，還要打倒一切國內的販毒領袖，那麼，鴉片的流毒，才有澄清的希望。

開學瑣話

時君

學校發生了一次小小風潮，由應該開始上學期結束試驗時起，一直延續到暑假後，應該開學繳費時候，才算告一個大段落，將『老頭兒』趕走，新校長在教育部的命令中流現出來，其間共計化去了一個月又十天功夫，很忙碌了一些護校會代表，常常坐火車到南京，也常常出席什麼會去作一些驚人的好演說；由於情形複雜一點所謂嚴重，報紙也很費去不少篇幅，不惜以鉛字墨油在這風潮進展的記載上，我們參列於這學校受業行中，也相與佔到光榮不淺了。

風潮中，同學們生活是敢云寫意的；有人到外面去打打牌，間或三十二張，也會在小桌子上敲着響起來，四個乃至五六個人，都用了考試時帶來帶的勇敢將錢數到桌子上；女同學，



如此皇后

丁聰作
安樂椅中坐，鼻
后有神道，大似
孫行者一躍十萬
八，是亦無所謂
，只緣五行山。

自然更加得意了，朋友三三兩兩的將她們領向上海去，在跳舞廳舞廳時候，順手搭到惠中或是孟淵，雲遊天國的樂趣，領受到溢乎想像。

可是，例外也儘夠多着，一些窮學生，冷天蹲在寢室中，雪花從窗隙中飛來，伴到他們看書，腳在凍凍着失去知覺，有一時候想起生活枯燥，出路危險，便塔然仰到床上，在幻想中去尋求將來美夢了。

教授，有人以爲教授應該比較學生有勁了，鬧風潮時可以不必在教室中饒舌，受學生口試，免得窘的無趣；而且乾拿薪水，得其所哉的返到洋房里伴着夫人圍爐言情。然而不然。他們彷彿皆很命苦，免去了一重麻煩時，跟到憂鬱又突進他們的心。

我親眼看到有好多人在家中捧着一頓信箋呆坐，滿臉顯着生世淒涼，那樣子很使別人好笑。因爲特權權在護校會手中，對於教授是有着去留的便當的，要你走，你得快點將身體送向校外，甚至行李也得隨了本人一同滾出去。先生們接到信件，護校會鈐記印在外面時，那麼，內中便是打發離校的警告了。

這便是風潮中一些份子的浮沉，一些份子的憂樂不均；如果在好機會中，我們的風潮也許有着改造一下的必要，但現在時候已晚，追逐着過去，那里是人的聰明呢？……

不必說經濟恐慌浸及了南洋，華僑們生計極形困難那種高深話，內地學生正如從國外回來的小知識份子一樣，甚或還差一些，感到窮的，把父兄們血汗換出來的錢用到不很有限的學費上，發着優氣，拚命想找到一些所謂學問的人，誰都覺得學校是應該擺進先施或永安的屋頂花園去，讓坐汽車人欣賞。

把學費分析開來，便不要使窮人咋舌的；那項宿費是一張十元的鈔票，買米可以得到一石有半，人口少的家庭可以混

過半年時日；零費則更多一倍，茅草屋子可以搭起兩小間，簡陋些能使一家老小有安身去處；再加雜費十二元半，一年零用可稱足夠了。而且四十幾元飯食還丟在賬外，用這款子去生息，縱使利率低一點，每年也儘可收進正十元錢。所以我們在讀書求學問的人，對於國家培植人才的苦心，在感謝中敬以每年拿出四百元作爲報答，養活一些住洋房的教授，飽飽支持者們腰包，此外便是自己再準備着出校以後，領受些失業苦惱！

據說這次風潮的起因，除了人事方面以外，在改進校務上，這學費問題也是一個交涉項目；然而可憐得很，在風潮開展以至將近結束中，我們收到很多大大失望，小小學費問題并未使主持風潮的領袖們注意，祇是像吃菜時候所用酌料一樣，小枝節而已。到最近真相才告訴我們：一共減去了十四元，這數目彷彿不小，感激的必在同學中動蕩了起來，意識到每年仍然要化去將近四百大洋，才能進到這學校內聽教授們念念講義，應試小考大考，讓雜費一部份運動員們作比賽用場，再苦苦家中父母！

但這打算算是可笑的，聰明人看來將說這是庸人多慮了。他們以金錢買到了自己聰明，他們有錢，父母也都是有錢人家子女，或竟在作官作太太，年化四五百元是不足介懷的，所以對於減少學費，遠不如汽車在晚間能否在滬×道中，去上海找尋快樂的便當來得用心，開開頑笑，有女同學走過身邊，馬上又去和花枝招展的女人話舊了。

看到這樣情形，我們說不出好言語來形容窮學生的可憐，少爺先生們的慷慨大量，至多也祇有使自己找些對於人生這東西的解釋去重重的煩憂自己！

現在費已經算是減定了，一些人在心里謝謝他們護校會代表散下了減費恩澤，一些人在驚羨着他們護校會委員風頭之健，居然以一些考試時非常擔心怕監考太嚴的資格，在教育部里談吐風生，在市政當局面前扭扭舌尖，將學校改進過來，功不可沒了！



兩袖清風 職人作
露夢羽衣一曲新，風飄
御風臨仙境，清明廉潔
乃如此，蓬場作戲庸何
傷，可嘆衆口能鑠金，
纒樂救國今盛行。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章 一下關門聲

(禮拜五，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點鐘。)

當葉達說話的時候，施德走過客廳，去開了前門，把白隆醫生引了進來。

「早上好，施德，我們聽見他用習慣的柔和的聲調說。『有新的事故嗎？』」

「沒有，先生，我想是沒有。』這回答是沒有表情的。『國家律師和警局方面的人在這兒——讓我來給你脫去大衣，先生。』」

白隆看到會客室裏來，見了我們就止步鞠躬。接着他碰到陶來墨醫生，他們在第一次悲劇發生的晚上見了面以後直到現在。

「啊，早上好，醫生，』他一面走前去。『那晚，安德小姐幸虧你的幫忙。允許我此刻才來謝你。』」

「不用謝的，』陶來墨說。『病人後來如何呢？』

「傷口長得很好。沒有發炎。我此刻正要去看看她。』他轉過來給國家律師一個詢問的目光。『我猜你不會反對的。』」

「當然不，醫生，』麥根說。接着很快地站了起來。『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們想同去一下。我要問安德小姐幾句話，你在這兒時我們做這工作比較適當些。』」

白隆毫不遲疑地允許了。

「好，我要走了——還有事呢，』陶來墨吵鬧地宣告。他跟大家握了手後，就去了。

「我們先知道安德小姐是否已經曉得了她老兄的死耗，』我們走上扶梯時，范思提議着。『如果沒有呢，我想這工作論理應該留給你的，醫生。』」

那看護，無疑地施德已告訴她醫生的到來，和我們在樓上的客廳裏碰見了，並且告訴我們，據她所知道，安德還不會知道吉士的被殺。

我們發現那女人坐在床上，膝上攤着一本雜誌。她的臉色，仍很慘白，但眼睛裏已放着生氣的光輝，那表示她已經強健得多了。她似乎對於我們的突然來臨有些驚詫，但一見醫生

却又安心了。

「今天早晨覺得怎麼樣，安德？」他問時，帶着一種職業上必有的和悅態度。『你認得這幾位先生嗎？』」

她給我們一個領會的目光；接着微笑着點了一下頭。『是的，我識得的……他們——曾發現一些關於珠麗案子的事情嗎？』」

「我怕還沒有。』白隆坐倒她的旁邊看着她的手。『還有一件事你知道的，安德。』他的語音是沉着而富於同情。『昨晚吉士遇到了意外——』」

「意外——哦！』她的眼睛開得很大，全身微微戰慄。『你說的是……』語音也在顫抖。『我知道了！……吉士死了！』」

白隆咳嗽了一聲，把視線移到遠處去。

「是的，安德。你得膽大些，別讓這事情刺激得你太利害了。你知道——』」

「他被打了一——』這句話從她的嘴唇裏衝了出來，一種恐怖形容佈滿了她的面部。『像我和珠麗一樣。』她的眼睛直視着前面，似乎有一種祇有她才看得見的恐怖的幻象。

白隆不開口，范思走了前去。

「我們不想來嚇你，陸小姐，』他溫和地說。『你猜着了。』」

「利士和雪頓怎麼樣？」

「他們很好。」范思對她說。『但如何你會想到令兄也要遇到同你和珠麗一樣的遭際呢？』」

她把視線慢慢地轉到了他。

「我不知道——我祇是直覺如此。一直從我小的時候，就想像我們這家裏會發生可怕的事情。那晚我知道果真來了——哦，我真不知如何解釋才好；但好像你企望着什麼東西那樣地來了。』」

范思了解地點點頭。

「這是一所不健康的屋子；使人得到種種不詳的概念。但當然，』他高聲地說，『事情不是神祕得不可思議的。剛剛湊巧，所以你一定發覺的了。你知道，警局方面還以為是竊案呢。』」

那女子沒有回話，麥根微笑着。

「從現在起我們已派兩個人在看守着，』他說，所以沒有權利進來的人不能再進來了。』」

「所以你看，安德，』白隆岔說，『你不必再擔心會發生什麼事的了。你祇要希望能早日恢復健康就得了。』」

但她的視線仍不曾離開麥根。

「你怎麼知道，』她用一種深切渴望的語氣問，『那——那人是從外面進來的呢？』」

「我們兩次都在前面走道上找到了足跡。』

「足跡——你能一定嗎？」她問得很熱心。

「那是無疑的。非常清楚，一定屬於進來行刺你們的兇手的——偵察長——』他對葉達說，『把那模子給這位小姐看。』」

葉達從口袋裏拿出信封裏的模子來。安德接過來細細地看，安心地吁了一口氣。

「你看，』范思笑着說，『這腳可不小呢。』」

她把模子還了偵察長。就安了心，使她恐怖的幻象似乎也離她而去了。

「此刻，陸小姐，』范思接着說，用一種正正經經的口吻，『我們要問你幾句話。第一，那看護說你昨晚是九點鐘睡的。對嗎？』」

「其實沒有睡着，我裝着如此，因為母親叨着而看護又疲倦了。但一直到一小時後還不曾入夢。』」

「但你不曾聽到令兄房裏的鎗聲嗎？」

「沒有，那時我一定已經睡着了。』

「鎗聲以前你聽到過別的聲音嗎？」

「全家上床以後就沒有什麼聲音。』

「施德去了以後，你又醒着多久呢？」

她想了一回，皺着眉頭。

「或許一個鐘頭，』她後來說。『但我不知道。』」

「那一定不會在一個鐘頭以上，』范思說，『因為鎗聲是發生於十一點半略過些的。——你不曾聽見什麼——客廳裏一些沒有聲音嗎？」

「簡直沒有。』恐怖的樣子重又表現在她的面部。『你為何要問？」

「令弟利士，』范思解釋道，『說他聽見一種微弱的聲音和關門聲在十一點過一些。』」

她的睫毛低了下去，那不會受傷的手把雜誌握得很緊。

「一次關門聲……』她反覆着說，低得幾乎聽不見。『哦！利士聽見的嗎？』她突然把眼睛和嘴張得很大。一個驟然的記憶使她呼吸得很急促而現着驚奇之態。『我也聽見那關門聲的！我此刻想起了……』」

(待續)

無名劇人二次公演半記

前報

一九三三戲劇的年頭，是電影的年頭；有意思的片子源源映地公映，有意思的戲劇也接連三地公演。不錯，就拿戲劇來說，一九三三年真了不得哪，什末社，什末團，如雨後春筍一般，勃發得怪有勁兒的！

年輪一轉，由「三」字跳到或攀上這個「四」字，什末都變啦，劇壇也變，變到死城一般的沈寂。怎末，幹戲劇的同志難道改行了，情願丟掉這個「方興未艾」的重責，讓牠，像新生的嬰兒夭折而去？

那天，看了報紙上有這末一個消息——「無名劇人協會第二次話劇公演」，這個，悄悄地由那一輩「無名」的劇人衝破了一九三四年的劇壇的沈寂的空氣啦。他們是「無名」麼？不要緊，儘管幹吧，幹得好就有名了；況且名又是個什末東西，值得這樣子的關懷？

他們在開幕以前說——「一、二七我們曾爲了紀念二八公演過『洗衣老板與詩人』，『鎖着的箱子』，『誰是朋友』；這次公演，除了藉此訓練我們的技術而外，是爲了幫助減低房租運動的擴展，和救濟失業工人」。

瞧，他們雖然是「無名」，可是剛好一個月又來了第二次的公演，這是多末的努力呀！恐怕「有名」的也趕不上他們那末的朝氣勃勃呢？況且，他們第一次是爲了一二八的紀念，這次又爲了減租的問題，救濟失業工人的問題，很有意思。

減租！減租！口號喊得怪有勁兒的，喊得滿城風雨，風雨滿城！對啦，「因爲一二八帝國主義者猶惡殘酷的炮火，經濟恐慌愈加利害，房租與失業兩問題跟着更嚴重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再加以……」。要解決人生或生活問題，這不外衣，食，住（據說還有一個行）而已。今兒，大家（自然是窮鬼）都鬧着失業，鬧着肚皮得胸骨都露了出來，那末，衣，食既然顧不了，還有什末餘的錢來繳得起那末昂貴的房租？

因此，他們見得「有少數大資本家房東倒喪心病狂，增高房租」斷不能緘口無言，讓他們，大資本家房東，就這樣子的剝削下去；所以，他們選的劇本是——「洗衣老板」，「樓上君子」，「捕鯨」，「弟兄」，「流浪者」，「一百金磅」，「同住三家」等，都與他們公演的宗旨大有關係的。

第一次揭幕，潘老板就臥病在牀上，呻吟着。「洗衣老板」，這不是田漢的「梅雨」？大概是爲了那個吧，所以，換一個名字

，免得有些人注意——自然有些人注意又是一個好的現象。「梅雨」，去年春秋劇社也曾演出過，我可沒有看到；我看到的，就是去年暨南實驗劇社的演出——這次是第二次啦。我並不是袒護暨南，老實說，從客觀上看來，「無名」的劇人們確是表演得沒有暨南那末好。劇本里所說，舞台面是在樓上的，而他們却尋出「向上」的梯子來。雖然限於地勢，也並不是沒有補救的方法。依我看，這應該把梯子拿掉，索性讓牠空着一個洞門好了。可是，他們底對白是說着「告訴樓下的……」，而行動上却踏上梯子去，真是大大的矛盾。至於燈光，頂好從門外射進來一個比舞台稍亮一點兒的 spot light，剛射到潘老板牀上。說到演員方面，去潘老板的敬慕君很不錯，他學得王桂林的本領了；文阿毛呢，他真不像樣，他沒有負起這個重責——把傷了手臂而失業的工人底煩惱完全表現出來；其他也不見得怎末高明。

魏鶴齡君是很有舞台的經驗的。這次，他做了「梁上君子」底梁上君子——賊。他是給機器軋傷的工人呀，失了業，維持不了生活才挺着胸兒做賊去。其實他是多末的驚惶，一步一回頭地張望，這足以證明他是「第一次」幹這勾當的。後來，他給那位太太發現了，而且給她說「故事」了說出滿肚子的牢騷，一忽兒悲傷，一忽兒興奮！他表演得很動人，很有力——正如唐槐秋一般，正如袁牧之說的粗線條。不過，那位太太未免呆板一點兒。例如，——她一踏足進來，見了賊，她應該怎樣地驚慌哪，瞧着對方的手鎗？可是，她沒有盡情地表現出來。不夠味兒。律師呢他更呆板了。當他拿鈔票給梁上君子的時候，一方面面是收買那個要搗他蛋的賊，一方面更要關顧到太太，他沒有想到吧？話又說回頭。——那位太太穿的晚裝未免過於「稱身」吧。一根帶子束着腰兒，把中間收窄了，——自然成了很好的曲線。在燈光照耀之下，胸脯上固然突出了一雙銳角形的奇峯，同時也隱約地顯出了一個三角形呢！這是不是受了「一個女明星」的影響？又那位窮得要命的梁上君子，那裏來的手鎗？說到「捕鯨」的船長，我記起了去年戲劇協社公演「怒吼吧中國」的船長。船長是外國人，在甲板上踱着方步，多末的威風！船長當着代表的跟前，舉起手鎗喝着，又是十足的神氣！可是，對着那啼笑皆非的夫人，真沒有法子來醫好她底歇斯里的亞病。這有什末法子呢？船長正和天氣一樣殘忍冷酷，他是爲了「得不到油醫不回去」的，管得許多？他說，「在這船上，我就是法律」，那末殘酷的船長呀！水手們雖然抽出了預備反

抗的武器，終於俯首貼耳地退出去，而且吃了個巴掌。可是，後的勝利是屬於水手們的，船兒終要開行。這兒，除上述的船長表演不錯之外，做夫人的比在第一幕里做二房東太太好一點兒。他如開幕時，廚夫等表演也過得去。至於水手們底代表就略嫌不夠勁兒。他進來陳述各人底意見的時候，並不是屹立着，搭起手兒就可以表示他底憤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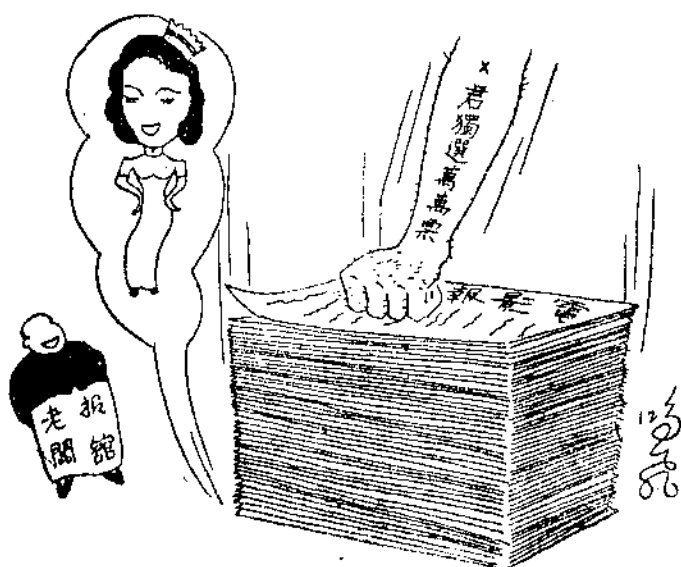
三

這兒，我說完了舞台上底戲，又得說說舞台下底情形。在白天演劇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非劇院的湖社（其他也是這樣），原因是劇場佈置或設備的關係。譬如——兩面的窗簾有些是白色的把下午的斜陽都透射進來；雖然有些是黑色的，可惜這又蔽得不密，縫兒裂着啦，一樣的溜了陽光進來。這一個影響到舞台上底燈光很大，而且，把觀衆底視線妨礙着，不能集中。

觀衆中，除學生，商人，小夥伴等之外，還有小姐。太太，老婆子，小孩兒（都不是貴族的吧）等。說到小孩兒就有點兒討厭啦——他們有時候呱呱地喊着，有時候趁了這掩映的陽光在場里格格地走着，騷動不堪！

「潘老板」開幕後，快到收場的時候，正是全劇底 climax 的時候。他們，觀衆，密密地鼓掌，高興到了不得。本來，在劇情正在發展的時候，觀衆是不好鼓掌的，因爲這足以妨礙到舞台上底動作，破壞了戲劇底秩序。不過，他們鼓掌得那末的熱烈，正足以證明這個「洗衣老板」的動人，舞台效果的良好。我只看了日場，晚上，固然我沒有空兒去看，也不願意再看。因此，我只得寫了這篇「半記」。

二，二七。



皇后云云
報館老闆笑哈哈，
又是生意得利囉，
皇后今年又翻新，
大手揮揮票千萬，
於是揮角不努力，
如何能揚家傳名，
不見去年人如花，
只認明年花如人，
且盡一杯醉人酒，
明年再選新皇后。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三號
九一三三三號
電報 二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HANGHA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定價一元六角 分訂上下二冊

現已售罄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分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坊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達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書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十日談旬刊社 編輯者
第一出版社 發行代者

十日談

人言

每 星 期 六 出 版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出 版

要 目

短評

生產建設
接收檢閱及古北口
不算慘案

權威在中國
論信仰

美俄復交之研究
新聞記者與公式
科學的影響
時人訪問記 翁文灝

望遠鏡與顯微鏡
首都散記(南京通訊)
武林印象記(杭州通訊)

東京通訊
讀者郵箱——被學校開除以後的出路
一週間

創 刊 特 大 號

二 月 十 九 日 再 版 二 月 十 七 日 初 版

要 目

發刊詞
短評
德意志的公開秘密
白話或文言
假使日俄開戰
說通感
說「說人話」
英日的商戰
藝文閑話
望遠鏡與顯微鏡
新年瑣話
人言的命名
如是我聞
海外瑣聞
通信——法國現狀，紹興一般，讀者郵箱
一週間

附影寫版時事畫報海外珍聞漫畫等共八頁

郭明 (雲)
謝雲翼 (安)
但蔭蓀 (象)
李青崖
郭明
白秋
徒然
樹三
白原
谷水
秋者
記

郭明
全增嘏
謝雲翼
林語堂
潘光旦
蒼生
徒然
章克標
會迭

歡 迎 分 銷

印 有 詳 章 函 索 即 寄

總 發 行 所

第 一 出 版 社

電 話 五 三 三 〇 三 號

上 海 平 涼 路 郵 政 六 號

上 海 代 理 處

申 報 服 務 部 現 代 書 局 生 活 書 店

各 埠 大 書 店 及 報 社 均 有 分 售

零售每份四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一元八角國
外四元五角
徵求基本定戶一萬
特別減低價格
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五角國
外四元郵票十
足收用並優待
定戶起見另贈
影寫版總理遺
像半身及全身各
一幀